

野

兽

世

界

## 譯者的話

本書的作者吉卜林 (Rudyard Kipling. 1865—) 是現代英國尚存的，最有勢力的小說家。他生於印度的孟買 (Bombay) 省，幼時即被他父親送往倫敦，受適當的教育。十七歲時，又返印度，開始過新聞記者的生活。自後開始遊歷世界各處，到過中國，日本，美國，澳洲，非洲等地，所經各國，均加以精詳之考察，並將所得記入日記，以供日後小說之題材。

吉氏至一八九一年，纔在紐約印行他的處女作，遊美日記 (American Notes)。自後便陸續發刊短篇小說，如得勝者威廉 (William the Conqueror)，世界上最美的故事 (The Finest Story in the World)，小山的平原故事 (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)，船主的勇敢 (Captains Courageous) 如此如此 (Just So Stories) 和野獸世界 (The Jungle Book) 等等。他的著作在中國的譯本很少，除張友松譯的如此如此，和伍光建選譯的野獸世界第二集外，就再找不出別的了。其實，他的著作，尤其是兒童讀的短篇小說，在英語的國家裏面，其銷數實足驚

人。單就野獸世界、野獸世界第二集原本輸入中國的時期而言，有三十多年之久。由此可見：他是一位擁有大多數青年讀者的作家。但是，在我們中國，卻很少有人注意到這部世界著名的少年讀物，這是很可惜的。

譯者在六年前，早已熟讀過野獸世界。認為：牠有許多同類作品所無的特點。如：濃厚的地方色彩，野獸生活的體驗，兒童人格的感化，以及優美的寫法等，都是值得讀者的愛好和讚美的。當時，就立下翻譯的志願，可是，一直擱到現在，纔算償了素願。在這裏，不能不說幾句翻譯的經過。本書共有七篇，題目除第四、六、七依照原文外，第一，狼孩子的故事 (Mowgli's Brother)，第二，蟒蛇的勝利 (Kaa's Hunting)，第三，捕虎 ("Tiger! Tiger!")，和第五，貓鼬 ("Rikki Tikki")，卻是意譯的。再者，每篇故事之後，附帶的歌曲，譯者認為不適合我國少年讀者的需要，所以，只好把牠們刪掉不譯。不過，故事裏面所含的歌曲，當然是不能隨便省略的，只好照樣譯出。譯者在文字上雖力求簡明流暢，似乎近於意譯，但是，對於原意卻仍然保持着忠實，雖說成績不見得怎樣美滿。

一九三五年九月二日賀玉波作於上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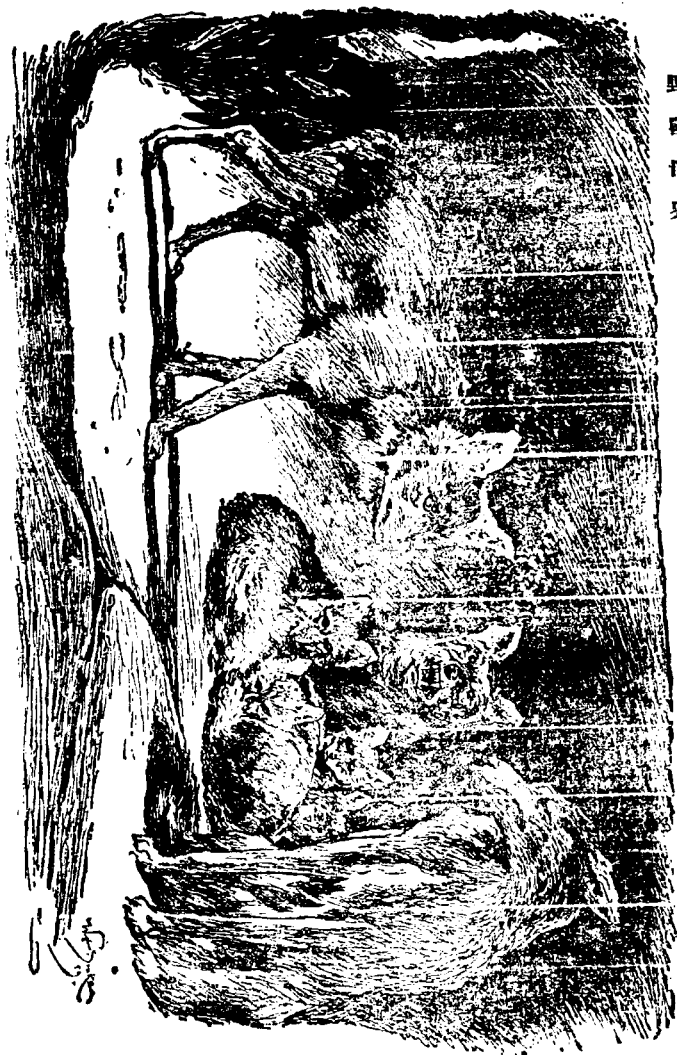
# 目錄

狼孩子的故事	一
蟒蛇的勝利	五一
捕虎	一〇〇

# 野獸世界

## 狼孩子的故事

在西奧尼山裏，一個很熱的晚上，七點鐘的時候，公狼睡過了一天，醒來了，把他自己的身體爬了一爬，打了一個呵欠，又把他的腳爪一隻隻的伸了一伸，好像是把腳爪尖上的瞌睡蟲趕開去的樣子。母狼躺在地上，用她那大的灰鼻子，觸着她那四隻轉動着，叫喊着的小狼。月兒的光輝射進了他們所住的洞口裏。「啊！」公狼說道，「現在是再去獵食的時候了。」正當他預備跳下山去的時候，一個有着狐尾巴的小黑影，跨進了洞口，喊道：「啊，豺狼的領袖，祝你出發順利；祝你高貴的小孩們幸福，長着銳利的白牙齒，他們會利



「豺狼的領袖，祝你出發順利。」

用牙齒，在餓時去獵食。」

走進洞裏來的是一隻豺狼。他的名字叫做塔伯奎，混名好吃老。印度的豺狼都輕視塔伯奎的，因為他跑到各處搗亂，造謠，吃那山村垃圾堆裏的腐敗皮肉的緣故。但是，他們也怕他，因為塔伯奎常常發瘋，瘋得比任何野獸都要厲害的緣故。他一發了瘋，誰也不怕，在樹林裏橫衝直闖，在路上遇着東西便咬。當小塔伯奎發瘋的時候，即使老虎也要逃跑或隱伏，因為野獸發瘋是最可怕的事情。我們把這種發瘋叫做恐水病，不過，他們把牠叫做「第匯尼」——就是瘋狂的意思。

「那末，進來看看吧，」公狼態度強硬的說道；「不過這裏沒有食物呢。」  
「在一隻狼看來，固然沒有食物，」塔伯奎說道；「但是像我這樣下賤的人，一根乾骨頭也是一頓好的宴席。我們豺狼之類的蠢東西，還有資格來

選擇食物麼？」於是，他跑到洞的後面，找到了一根剩點肉的鹿骨頭，坐下來很快樂的嚼着。

「多謝這一頓好的宴席，」他舐着嘴唇，說道。「這些高貴的小孩，長得多麼漂亮啊！他們的眼睛多麼大啊！還這樣的年輕呢！真的，真的，我會記得：狼王的小孩們，就好像人類的小孩一樣。」

塔伯奎明知對小孩的面前加以稱讚，是最不吉利的事；可是他看了母狼和公狼的不高興，反而得意起來。

塔伯奎坐在那裏，欣賞他剛才所做的壞事；於是，他惡意的說道：

「西爾甘，那隻大蟲，已經變更了他獵食的地盤。據他告訴我，下一個月，他將在這一帶山裏來獵食呢。」

西爾甘就是一隻老虎，他住在二十哩外，魏崗加河附近的地方。



「他沒有權利！」公狼開始忿怒的說道——「按森林的章程來說，他不預先通知，是沒有權利來變更他的地域的。他將把十哩內的每個禽獸都嚇走了，而且在這些日子，我——我還要爲兩個人捕獵呢。」

「他的母親不是無故叫他做隆格利（跛東西）的，」母狼沈靜的說道。「他生下來時就跛了一隻腳。那就是他只能捕殺牛羊的緣故。現在，魏崗加一帶的住戶，都惱了他。他又來到了這裏，使我們的住戶發惱。當他走遠的時候，他們會爲了他，把森林清除呢。我們和我們的小孩們，在茅草着了火的時候，必須跑開。真的，我們十分感謝西爾甘！」

「我將把你們的感謝去告訴他吧？」塔伯奎說道。

「滾出去！」公狼掀嘴罵道。「滾出去和你的主人去獵食吧。你已經幹夠了一夜的壞事了。」

「我去，」塔伯奎沈靜的說道。「你能聽見西爾甘在下面的叢林裏。我原來是不必來報告的呢。」

公狼傾聽着，他聽見一隻老虎的乾燥的，單調的啼聲，從那流下到小河去的谿谷下面傳了出來。那隻老虎好像沒有捕到東西，而且並不顧到整個森林知道了這件事。

「那個蠢東西！」公狼說道。「用着那樣的聲音，開始一個晚上的工作！他想我們這裏的鹿，會像魏崗加那裏的牛一樣肥吧？」

「靜聽！他今晚所獵捕的，既不是牛，也不是鹿，」母狼說道。「那是人呢。」那啼聲已經變成了一種微小的貓聲，好像是從各處地方傳來的樣子。這種聲音能夠驚醒那些露宿的樵夫和浪民，有時候把他們引誘到老虎的嘴裏去。

「人呀！」公狼露出他一口白牙齒，說道。「哼！池沼裏的蟲蛙還不夠他吃，他一定要吃人，並且在我們的地方，也要這樣做嗎！」

森林的章程規定：無論做什麼事情，都要有理由。牠禁止野獸去吃人，除非在野獸把殺人的方法教給他的小孩的時候，纔不禁止。不過，他必須在他本羣或本族打獵的地方之外去行事。這種章程的眞理由是：殺了人以後，遲早總會來了一批騎在象背上的白種人，手裏拿着槍，帶領着幾百個拿着銅鑼，火箭，和火把的櫻種人。到那時候，森林裏的每個野獸就都遭難了。但是野獸們自己所持的理由是這樣：人在一切生物中，是最懦弱，最沒有防禦的，野獸去碰他，就不能算做好漢。他們並且說：吃人的野獸，要得疥癬病，並且要掉落他們的牙齒。

那貓聲變得宏亮起來，在末了轉成了老虎襲擊時盡力吶喊的大吼聲。

接着，西爾甘又發出一種咆哮的聲音——卻不像老虎的聲音。「他已經失敗了，」母狼說道。「那是什麼啊？」

公狼向前跑了幾步，聽見西爾甘發出呢喃嗚喘的聲音，好像是在叢林裏打滾的樣子。

「那蠢東西簡直沒有知覺，連樵夫營畔的火，都撲了上去，以至於燒傷了腳。」公狼歎息了一聲，說道。「塔伯奎跟在他一道呢。」

「有東西跑上山來了，」母狼豎起了一隻耳朵，說道。「我們預備吧。」這時候，叢林裏的小樹沙沙的作響，公狼蹲下後部，預備跳躍。如果你們在旁觀看的話，那末，你們就會看見世界上最奇怪的事——就是：狼跳躍到半途，止住他的身子。狼在未看明所跳捕的東西之前，便縱身一跳，接着又要止住他自己。這樣一來，他一直跳到空中，有四、五呎之高，然後在他舉腳的地

點落了下來。

「人呀！」他急忙的說道。「一個小人兒呢。看吧！」

恰恰在他的前面，站着一個赤身的櫻色的小孩，握任一根低樹枝。那小孩剛剛學會走路，身體非常柔軟，臉上現出笑渦。——這樣可愛的小東西，竟在晚上到了狼洞來，真是從來沒有的事。他瞧着公狼的臉，笑了起來。

「那就是小人兒嗎？」母狼說道。「我從來不曾看見過。把他帶到這裏來。」

一隻狼銜慣了他自己的兒子們，在必要時，能咬着一個蛋，一點也不弄破牠。公狼把那小孩銜來，放在那些狼兒的中間；雖說他是拿嘴去銜小孩的背，但是，不曾有一個牙齒，咬傷了他的皮膚。

「多麼小呀！赤着身子，並且，多麼勇敢呀！」母狼很溫和的說道。小孩在

狼兒們中間擠動着，來靠近溫暖的狼皮。「喲喲！他和人家一道吃東西呢。這真是一個小人兒。試問世上的狼曾經有過一個小人兒，和她的小孩們在一起，可以誇口的麼？」

「我時常聽到這樣的事情，可是，在我們這一羣，或者在我這一生，卻不曾有過。」公狼說道。「他全身沒有毛，我只要用腳挨挨他，就能殺死他。但是，看吧，他在舉眼看呢，一點也不害怕似的。」

這時候，西爾甘的大頭和闊肩，投進了洞口，把月光完全遮去了。塔伯奎跟在他的後面，嗞嗞的說道：「我的主人，我的主人，那東西來到了這裏！」

「西爾甘來到這裏，給了我們大大的光榮，」公狼說道，不過他的眼睛裏充滿了忿怒。「西爾甘需要什麼呢？」

「找我所獲得的東西。一個小人兒從這條路跑去的。」西爾甘說道。

「他的父母已經逃走了。把他給我吧。」

果然如公狼先前所說，西爾甘曾經撲過了一個樵夫營帳邊的火，因為燒傷了脚，而感到痛苦，所以很是忿怒。不過，公狼曉得洞口很窄，不會讓一隻老虎進來的。即使站在那裏，西爾甘的肩部和前脚，已經苦於地位的逼窄，好像一個人蹲在木桶裏要想放槍的時候一樣。

「豺狼是一種自由的人民，」公狼說道。「他們只聽從他們羣裏頭腦的命令，並不聽從那有條紋的捕殺牛羊者的命令。小人兒是我們的——如果我們願意的話，自然會殺他。」

「你願意也好，不願意也好！所謂願意是什麼話呢？我站在你們狗洞裏吵鬧，是想把一隻死牛，來向你們交換那小孩吧？那就是我，西爾甘所說的話！」



老虎的吼聲充滿了洞裏。



老虎的吼聲充滿了洞裏，像是雷聲一樣。母狼從小狼中間出來，跳上去，她的眼睛好像黑夜中的兩個綠色的月亮，正對着西爾甘的放光的眼睛。

「讓我拉克夏（意即惡魔）來回答你吧。小人兒是我的，隆格利啊——

是我所有的！他不應當被殺。他要和我們這一羣在一起生活着，打着獵；你這個捉捕小人兒的獵夫——你這個吃蛙的，殺魚的東西，等着看吧，到了最後，他會來捕捉你呢！現在，離開這裏吧，或者把我所殺的鹿拿去吧。你這隻燒傷了的野獸，回到你母親那裏去吧！你的腳比生下地來時，更要跛呢！去吧！」

公狼在一旁，看得吃驚起來。從前他曾經和五隻別的豺狼，打了一次大仗，纔把母狼搶到手；當她來到羣裏的時候，還不叫她做惡魔呢。他幾乎忘記了這樣的事情。西爾甘可以對抗公狼，卻不能對抗母狼，因為他知道她所站的地勢很有利，一定會和他決一死戰呢。所以他咆哮着，退出了洞口。當他走

了出去的時候，他叫喊道：

「每隻犬都會在他自己的地方吠着呢！我們且看大羣怎樣處置你們所養育的小人兒。小孩是我的，結局他將送到我的嘴邊來，啊，你們這些狐狸尾巴的強盜！」

母狼坐了下來，在小狼中間喘息着，公狼便對她莊嚴的說道：

「西爾甘倒是說的真話。這小孩一定要送到大羣的面前呢。母親，你仍舊留着他嗎？」

「留着他！」她喘氣着說道。「他是晚上一個人赤身來的，並且十分飢餓；但是，他却不害怕！看吧，他已經把我的——一個小孩，推在一邊呢。那隻跛老虎一定要殺他，然後跑到魏崗加那裏去，那末，這裏的鄉民爲了替他報仇，一定會獵捕我們，把我們的巢穴踏平！留着他吧？無疑的，我要留着他。小蛙啊，仍舊

躺着吧。啊，你這個莫格里——我要把你這小蛙喊做莫格里——那時候將要到了，那時你會獵捕西爾甘，像他現在獵捕你一樣。」

「但是，我們羣衆將要怎樣說呢？」公狼說道。

森林的章程記載得很明白：每隻豺狼在結婚的時候，他便從所屬的羣裏退出來，單獨生活着；但是，在他的小孩們長大到能走的時候，他必須把他們帶到羣衆大會裏去，使得別的豺狼們認識他們。這羣衆大會，規定在每月圓的時候，舉行一次。在那次檢閱之後，小狼們就可以自由的隨意行走。在他們未殺過第一隻鹿之前，狼羣裏的成年的狼，如果殺死了一隻小狼，那是要禁止的。對於那兇手的處罰，是就地處以死刑。你們如果想想，那末，你們會覺得，那種處罰是應該的。

公狼等待着，等到他的小狼們能夠行走的時候，在羣衆大會舉行的晚



岩 嶺 上 的 狼 羣 大 會。

上，便帶着小狼們，莫格里和母狼等，到岩嶺會場去。這會場是在小山的頂上，聳立着許多岩石，一百多隻狼都能躲藏在這岩石裏面。那隻灰色的大豺狼，名字叫做阿克拉，混名叫做孤獨者的，因了他的氣力和智慧，纔做了狼羣的領袖。他直挺挺的躺在一座岩石上面。有四十多隻各種身材，各種顏色的豺狼，就站在他的下面；他們中間有許多鬃色的老狼，他們都有捕捉鹿的本領，還有許多三歲的黑色的小狼，他們也以爲有這樣本領的阿克拉做他們的領袖，已經有一年了。在他年輕的時候，他曾經兩次墮入豺狼的陷阱，並且有一次，被人們打得幾乎死去；所以，他很知道人們的舉止和風俗。這岩嶺上很是安靜，沒有什麼話聲。那些小狼，在他們父母所坐成的圈子中央，互相滾轉着。時時有一隻年老的豺狼，靜靜的走到一隻小狼前面，很用心的把他察看了一下，然後輕輕的回到他的地位上去。有時候，一隻母狼，把她的小狼推開

到月光下面，使得他不致被人忽略過去。阿克拉會在岩石上面，叫道：「你們是知道章程的——你們是知道章程的。好好的看吧，啊，豺狼們！」那些不安心的母狼們，便接着喊道：「看吧——好好的看吧，啊，豺狼們！」

後來——到了這時候，母狼的頸毛都豎了起來——公狼便把小蛙莫格里推到中央來。他卻坐在那裏笑着，玩着那些發光的小石頭。

阿克拉並不舉起他的頭，只是單調的叫着：「好好的看吧！」這時候，有一種模糊的喊聲，從岩石的後面發出來——那就是西爾甘的聲音，在叫着：「小孩是我的。把他給我吧。自由民要這個小人兒做什麼？」阿克拉連耳朵也不舉一下，他所說的話只是：「好好的看吧，啊，豺狼們！我們豺狼是自由民，除了自由民的命令之外，聽別人的命令做什麼？好好的看吧！」

接着，有一種很低的合喊的聲音。有一隻四歲的青年豺狼，把西爾甘的

問話，重復對阿克拉說道：「自由民要這個小人兒做什麼？一照森林的章程所載，如果有什麼關於小狼的權利的爭端，經羣衆接受的話，那末，至少必須有兩個會員出來替這小狼說話，而這兩個會員不應該是小狼的父母。」

「有誰替這個小孩說話？」阿克拉說道。「在我們自由民中間，有誰出來說話呢？」對於這問話，簡直沒有回答。母狼已在準備着她最後的戰爭，如果這爭端要釀成戰爭的話。

這時候，有一個參與羣衆大會的別的動物，用他的後腳站起來，說着話。那是一隻貪睡的，櫻色的熊，名字叫做巴羅的。他的職務是教小狼們懂得森林的章程。巴羅是個來去很自由的走獸，因爲他只吃果子，樹根，和蜂蜜的緣故。

「小人兒——小人兒嗎？」他說道。「我替這小人兒說話吧。一個小人

兒是沒有害處的。我不會說什麼話，不過我所說的卻是真話。讓他跟着狼羣行走，和別的豺狼一同來入夥吧。我自己願意教他。」

「我們還需要一個人說話。」阿克拉說道。「巴羅是小狼們的教師，他已經說過了。在巴羅以外，還有誰出來說話呢？」

這時候，有一個黑影來到了圓圈中間。那是一隻全身墨黑的黑豹，名字叫巴希拉的。他的身上有着豹的斑點，像濕絲般發着光。每隻野獸都知道巴希拉，但是都不敢從他的前面走過。因為他是像塔伯奎一樣的狡猾，像野牛一樣的勇敢，像受了傷的象一樣的粗暴呢。不過，他的聲音，像樹上野蜂蜜滴下一樣的柔軟，他的皮膚，比絨毛更要柔順呢。

「啊，阿克拉，以及你們自由民，」他用着貓聲，說道。「在你們的會議裏，我是沒有權利的。不過，森林的章程說着：如果關於一個新小孩，發生了不涉



殺人事件的疑難，那小孩的生命可以出一個價錢買了去。而且章程上沒有說起誰可以付出那個價錢，或不可以付出。我說的對吧？」

「好呀！好呀！」那些年輕的，常常覺得飢餓的豺狼們，說道。「聽巴希拉的話吧。這小孩是可以出一個價錢買去的。那是章程。」

「我知道我在這裏，沒有權利來說話，所以要請求你們的許可。」

「那末，說吧。」二十個口音同時叫道。

「殺一個赤身的小孩，是一件可羞的事情。而且，在他長大了的時候，他可以給你們做很好的遊戲呢。巴羅已經代他說過話了。現在，除巴羅的話以外，我願意加上一條牛，一條肥牛，剛剛殺死的，離這裏不到半哩路遠，來交換小孩的生命，只要你們按照章程承認他。這事情困難嗎？」

接着，有一陣嘈雜的聲音，說道：「這有何妨？他將死在冬天的霪雨裏。他

將灼死在炎熱的陽光裏。一個赤身的小娃，能夠給我們什麼傷害呢？讓他跟着狼羣一道行走吧。巴希拉，牛在什麼地方？讓他得到我們的承認吧。」這時候，阿克拉用一種深沈的吠聲，叫道：「好好的看吧，好好的看吧，啊，豺狼們！」

莫格里仍舊玩着小石頭，很有趣味似的。那些豺狼們一隻一隻的走來，對他看了一眼，但是，他不曾注意到。後來，他們統統跑到小山下面，找死牛去了。只有阿克拉，巴希拉，巴羅，以及和莫格里一起的豺狼們，留在這裏。至於西爾甘呢，仍舊在夜間叫喊着，因為他不曾得到莫格里，很是忿怒的緣故。

「呀，好好的叫喊吧，」巴希拉用他鬍鬚下的嘴巴，對西爾甘說道。「時候要到了，那時這個赤身的小孩，會使你發出不同的喊聲呢。我所說的如果不是真話，那末，我就算不知道人類的事情了。」

「這事辦得很好，」阿克拉說道。「人類和他們的小孩們，是很聰明的。將來他可以做一個幫手呢。」

「真的，在需要的時候，是一個幫手；因為誰都不能希望永遠做狼羣的領袖，」巴希拉這樣說。

阿克拉沒有說什麼話。他在想着那快要到來的時候，就是每一個狼羣的領袖，當他沒有了氣力，而變得衰老的時候，他終竟要被豺狼們殺死的。於是，又來了一個新領袖——不過，終竟還是依次的被殺死。

「把他帶走吧，」他對公狼說道，「把他訓練成一隻良好的豺狼。」

從此，莫格里便因了巴羅的好話，和一條死牛，的代價，加入了西奧尼山的狼羣。

莫格里在狼羣裏過了十年到十一年的光景，他所過的奇怪生活，你們是可以猜想得出的。如果把這些事情都寫出來，那末，要寫許多本書，纔能寫完，所以，只好把牠們省略了。他和那些小狼們在一起生活着，小狼們漸漸變成大狼了，而他也漸漸變成一個孩童了。公狼把森林裏的各種事情，都教給他，他知道，並且教他做他的職務。後來，他懂得了許多事情，如草間的每種響聲，略，夏夜裏每種動物的氣息略，樹上梟鳥的每種鳴聲略，樹上蝙蝠的腳爪的動作略，池沼裏小魚的跳水略等等，都是他所研究的事情，也就是他所做的工作。

當他沒有學習的時候，他便坐在太陽下面，睡着覺，睡了便吃，吃了又去睡。當他覺得很熱很髒的時候，他便到樹林的池沼裏去游水。當他需要蜂蜜的時候，他便爬到樹上去，有巴希拉在前，告訴他爬樹的方法。他是聽巴羅告



巴希拉會坐在樹枝上，對他說道：『小兄弟，來吧。』

訴他的：蜂蜜和果子，有生肉一般好吃的滋味。巴希拉會坐在樹枝上，對他叫道：「小兄弟，來吧。」起初，莫格里像樹懶一樣，抱住樹枝不肯放手，後來，他就會在樹枝間疾行，勇敢得像灰猿一樣。

在狼羣開會的時候，他也到岩嶺會場去參加。在那裏，他發現了一種開玩笑的法子，就是把眼睛凝視着任何豺狼，那豺狼就會被迫的俯下他的眼睛，因此，他時常這樣凝視取樂。在別的時候，他會給他的朋友們拔去腳掌上的長刺，因為豺狼們的皮膚，常常被那些長刺和果芒刺痛的緣故。有時候，他在晚上跑到山下田野裏去，看看那些茅屋裏的鄉民，覺得很奇怪似的，不過，他卻不相信那些人。因為巴希拉有一次指他看一個方木箱，木箱上有一個垂着的活門。那木箱很巧妙的藏在森林裏面，當他快走近的時候，巴希拉便告訴他，那就是捉野獸的陷窠。

他最喜歡和巴希拉一道到那森林內熱而黑的中心去，在白天好睡的時候，就睡一整天；在晚上，他就參觀巴希拉怎樣捕殺小獸。巴希拉覺得飢餓的時候，便向左右兩旁捕殺着小獸，莫格里也依着他的榜樣去做——但有一個例外。在他長大到懂得事情的時候，巴希拉便告訴他：叫他不要捕捉牛，因為他加入狼羣時，曾經用過一條牛的性命，交換他的生命的緣故。「森林的一切都是你的，」巴希拉對他說道：「你可以捕殺各種野獸，只要你的氣力夠得上；不過，那替你贖過命的牛，你是切不可捕殺的，並且，也不要吃老牛或小牛的肉。那就是森林的章程。」莫格里很忠實的服從他的話。

他漸漸長成了一個強壯的孩童，一切像他的孩童都會和他一樣，因為他不知道自己在學習什麼功課，而且除了吃的東西以外，想不到世界上的一切東西。

母狼告訴過莫格里一二次：西爾甘那野獸是不可信任的，而且有一天，他必須殺死西爾甘。一隻年輕的豺狼，是會時時刻刻記着那種訓話的，不過，莫格里只是一個小孩，所以，容易忘記。如果他能說話，他卻不願把自己當做小孩，而願叫做豺狼呢。

西爾甘常常在森林裏擋住他的路，因為阿克拉漸漸衰老了，這隻跛老虎便漸漸做了狼羣裏年輕豺狼們的好朋友。他們常常跟在他的後面，分吃一點餘屑；阿克拉如果敢把他的威權施展在正當的地盤之上，他對這種事情是斷然不會准許的。西爾甘還會對他們拍馬屁，說他們這樣年輕的好獵手，甘願受一隻垂死的狼和小人兒的指揮，是很奇怪的事情。西爾甘會得說道：「他們告訴我：在開會時，你們不敢直視他。」那些年輕的豺狼們，聽了這話，便會豎着毛，怒喊起來。



巴希拉到處都有耳目，對這件事知道了好幾分，他用許多話告訴過莫格里一二次，說是西爾甘有一天會來殺他；可是，莫格里笑着答道：「我有狼羣，又有你，還有巴羅，雖說他很懶，爲了我，他會去打兩下的。我爲什麼要害怕呢？」

一個很熱的日子，巴希拉聽到了一些消息，便生出一個念頭，要和莫格里談起。這消息也許是一隻豪豬，叫做依寇的告訴他的。他們來到了森林的深處，莫格里把頭枕在巴希拉的黑皮上時，後者就對前者說道：「小兄弟啊，我已經有多少次告訴過你，說是西爾甘是你的仇敵呢？」

「你告訴我的次數，真像那櫻樹上的果子一樣多呢，」莫格里這樣說，因爲他自然是不能計算次數的。「這有什麼關係呢？巴希拉，我要睡得很。西爾甘像那叫做馬奧的孔雀一樣，只有長尾巴和大聲音罷了。」

「但是，現在不是睡覺的時候。巴羅知道；我也知道；狼羣也知道；就是那很笨很笨的鹿，也知道。塔伯奎也告訴過你的。」

「哈哈！」莫格里說道。「塔伯奎不久以前，走來看我，說了一些粗暴的話：說我是一個赤身的小人兒，不配去掘花生。當時我捉住了他的尾巴，把他對櫻樹上攢了兩下，教他懂得一點禮節。」

「那纔是蠢人所做的事呢。塔伯奎雖說是一個搗亂者，但是，他所告訴給你的，也許是很有關係於你的話。小兄弟，把眼睛睜開吧。西爾甘不敢在森林裏殺你的；不過，要記得：阿克拉是很老了，他快要不能捕牛了，那時候就不能做領袖了。當你初次到會裏來，那些注視過你的豺狼們，現在也都老了。至於年輕的豺狼們，都聽了西爾甘的話，認爲一個小人兒，是不能列在狼羣裏的。不久，你就要長成一個大人了。」

「那末，大人是什麼，難道就不能和兄弟們一道跑了吧？」莫格里說道。「我是在森林裏生長的。我已經服從了森林的章程。在我們的豺狼中，沒有一隻，我不曾給他拔出刺來過。他們確然都是我的兄弟們！」

巴希拉伸開了身子，直挺挺的躺着，半閉着眼睛，對他說道：「小兄弟啊，你來摸摸我的下巴吧。」

莫格里把他那櫻色的手舉起，恰恰放在巴希拉的下巴下面，這裏長滿了光澤的毛，連筋肉都看不出來。隨卽，他在下巴下面發現了一小塊沒有毛的地方。

「森林裏沒人知道，我巴希拉有那個記號——那是項圈所留的記號。小兄弟，我是在人類中間生長的，而我的母親呢，卻也死在人類中間——死在奧第坡地方，國王宮殿內的籠子裏。因了這緣故，所以，我在大會裏，拿一條

牛的代價，救了你的生命；那時候，你還是一個赤身的小人兒。不錯，我也是在人類中間生長的。我從來不曾見過森林。他們在柵欄後面，用一個鐵盆給我餵食。後來，有一天晚上，我覺得我是巴希拉——一隻豹——不是人類的玩物；所以，我用腳掌一擊，擊開了那笨重的鎖，纔逃了出來。因為我已熟悉人類的東西，所以，來到森林裏，變得比西爾甘還要可怕。是不是這樣的呢？」

「對的，」莫格里說道：「森林裏的一切野獸，都怕巴希拉——只有莫格里是例外。」

「啊，你是一個小人兒呢，」黑豹很溫柔的說道：「而且正像我回到了森林裏一般，你也終竟必須回到人類那裏去。——回到你的那些兄弟們那裏去。——如果你不在大會裏被殺的話。」

「但是，爲什麼——但是，爲什麼人人都要殺我呢？」莫格里說道。

「瞧着我吧，」巴希拉說道。於是，莫格里注視着他的眼睛。大約在半分鐘內便轉過頭去。

「那就是爲什麼的緣故，」他把一隻腳爪放在樹葉上面，說道。「就是我也不能正眼看你，而我是人類中間生長的，所以我愛你，小兄弟啊。至於別的野獸呢，他們是恨你的，因爲他們的眼睛，不能直視你的眼睛——因爲你聰明——因爲你曾經給他們拔去腳上的刺——因爲你是一個人。」

「我不知道那些事情，」莫格里陰沈的說着，皺起他那濃黑的眉毛。

「什麼是森林的章程呢？以打爲先，然後說話。由於你的不小心，他們看出你是一個人。不過，放聰明些吧。我的心裏總是記掛着阿克拉。下次不能獵到野獸的時候，——他每次捕鹿，總比前一次費去更多的氣力，——到了那時候，狼羣就會反對他和你了。他們會在岩嶺上，開一次森林大會，那時候

——那時候——呀，有了！」巴希拉跳了起來，說道。「你快些下去，到山谷裏人類的茅屋那裏去，把他們所種的紅花拿些來。時候一到，你就有那紅花來幫助你，比較我，巴羅和那些愛你的豺狼們，要有用得多了。去拿那紅花吧。」

巴希拉所謂的紅花，就是指火說的。森林裏的野獸，沒有一個會用適當的名稱來稱呼火。每一隻野獸，都是怕火怕得要死的。他們用近百的方法，來描述火的形態。

「紅花麼？」莫格里說道。「是黃昏時候，生長在茅屋外的紅花吧。我願意去拿些來。」

「這就是小人兒說的話，」巴希拉驕傲的說道。「記着：那東西是生長在小罐子裏的。快去拿一點來，把牠保存着，以便需要的時候去用牠。」

「好的！」莫格里說道。「我去。但是，啊，我的巴希拉，你可以斷定，——」

他拋出他的手臂，圍在黑豹的美麗的頸上，對那大眼睛凝視着。——「你可以斷定這些事情都是西爾甘所做的嗎？」

「小兄弟，我可以斷定，憑那放走我的破鎖爲證。」

「那末，憑那贖我生命的牛爲證，關於這事，我要和西爾甘算算賬，也許要多報復他一點。」莫格里說後，就跳着走開了。

「那是一個人。那完全是一個人。」巴希拉重復躺在地下，對他自己說道。「啊，西爾甘，比你十年前那種蛙獵更凶惡的捕獵是絕對沒有的了！」

莫格里穿着森林走去，已經走得很遠很遠，很快的在奔跑着，他的心兒是很熱烈的。他在煙霧迷茫的黃昏時候，來到了洞裏，喘着氣，朝下望着山谷。小狼們都出去了，只剩母狼留在洞的裏面。她從他的呼吸，可以知道，他的心裏有事在煩惱着。

「兒子，有什麼事情？」她問道。

「關於西爾甘的一些小閒話。」他答道。「今晚，我要到田野中間去打獵。」說後，他便從矮樹林裏走下去，走到了山谷底下的河邊。於是，他停止前進，在那裏他聽見了狼羣獵食的叫喊聲，聽見了一隻被獵的鹿的叫聲，和他被迫反抗的鼻噴聲。接着，又從那些年輕的豺狼們那裏，傳出了一種可惡的，難堪的叫聲：「阿克拉！阿克拉！讓孤獨者來顯顯他的氣力吧。爲了狼羣領袖的地位！跳躍吧，阿克拉！」

孤獨者必然的已經跳了一下，不曾捕得那隻鹿，因爲莫格里聽到了他切齒的聲音，以及隨後那隻鹿用前腳擊了他一下，他所發的吠聲。

他再不停留了，只是急急的前進着。那豺狼們的聲音，在他的後面，漸漸變得低微了，這時候，他已經跑到了鄉民所住的穀田裏。



「巴希拉說的是真話，」他站在茅屋窗戶旁的牛草堆裏，喘氣的說道。「明天就是有關阿克拉和我兩人的一天。」

於是，他把頭臉靠近窗戶，注視着那爐上的火。他看見農夫的妻子起身，在夜裏用些黑塊，加在爐上。到了白霧瀰漫的早晨時候，他看見一個小孩，拿着一隻柳條罐子，裏邊鋪着一層泥土。那小孩把一塊塊紅熱的炭，放在這罐子裏面；又把那罐子拿着，放在氈子下面，然後，走出去看守牛欄裏的母牛。

「就是這樣嗎？」莫格里說道。「一個小孩都能生火，就沒有什麼可怕了。」於是，他大步繞過了屋角，遇着那小孩，便從他的手裏，搶來那罐子。在小孩驚叫的時候，他早已逃得很遠，消逝在朝霧裏了。

「他們很是像我呢，」莫格里說着，照着他看見那婦人做過的方法，把口氣吹進罐子裏去。「這東西，如果我不給牠東西吃，就會死掉的。」於是，他

拿了一些小樹枝和乾樹皮，加在那紅炭塊上面。走到半山的時候，他遇見了巴希拉，他的皮膚上沾着朝露，閃着光，像玉石般的好看。

「阿克拉已經失敗了，」黑豹說道。「他們昨夜就要殺他，但是他們還要找你呢。他們現在在山上找你呢。」

「我昨夜是在田野裏。我預備好了，瞧吧！」莫格里舉起了那火罐。

「好極了！我看見過，人們把一條乾樹枝，拋在燃料裏面，即刻，枝頭便燃成了一朵紅花。你不怕嗎？」

「不。我爲什麼要怕呢？現在，我還記得：在我未做豺狼之前，我是躺在紅花旁邊的，牠是溫暖而好玩的。這情形大概不是夢境呢。」

一天到晚，莫格里坐在洞裏，總是看守着他的火罐，並且，採些乾樹枝，拋在罐子裏面，讓牠們燃着好看。他已經找到了一根很滿意的樹枝。黃昏時候，

塔伯奎走到洞裏來，很粗魯的對他說，他是必須到會場岩嶺那裏去的。可是，莫格里只是笑着，一直笑到塔伯奎跑開的時候。然後，他走到了會裏，仍舊笑着不止。

孤獨豺狼，阿克拉躺在他的岩石的旁邊，表示着狼羣領袖空出的意思。西爾甘的後面，跟着一些吃食碎肉的豺狼，走來走去，顯出很驕傲的樣子。巴希拉躺在莫格里的身邊，那火罐便放在莫格里的膝頭中間。在他們統統聚齊的時候，西爾甘便開始說起話來。——在阿克拉當權的時候，西爾甘是不敢這樣做的。

「他沒有權利說話，」巴希拉低語着。「這樣說呀。他是大的兒子。他會受驚的。」

莫格里跳了起來。「自由民啊，」他叫道。「西爾甘來做狼羣的領袖嗎？」

一隻老虎和我們的領袖位置有什麼關涉呢？」

「因為看見領袖的位置已經空出，我受了人家的請求，不得不說話——西爾甘開始說道。

「誰請求的？」莫格里說道。「我們都是豺狼，爲什麼要獻媚於這隻殺牛的野獸呢？狼羣的領袖位置，只有狼羣有權過問。」

隨即，發出了這樣的喊聲：「不要說話，你這個小人兒！」「讓他說吧。他已經遵守我們的章程。」後來，羣裏的一些老豺狼，大聲說道：「讓死豺狼說吧。」凡是一個狼羣的領袖，在不能獵到野獸的時候，他活著一天，就一天被人叫做死豺狼，而且這活着的時期照例都是不長的。

阿克拉很疲倦的，舉起他那衰老的頭：

「自由的人們，和西爾甘的豺狼們，我領導你們來往獵食，已經有很多

季節了。在我供職的時間，沒有一隻豺狼落到過陷阱裏，或是受過傷害。現在，我已經不能獵到野獸了。不過，你們總知道那個圈套是怎樣做成的。你們知道，你們怎樣帶我去獵捕一隻難捕的野鹿，故意暴露出我的衰老無用。這是做得很巧妙的。你們的權利，是要在現在，把我殺死在會場岩嶺上。所以，我問你們，誰敢前來，結果孤獨豺狼的性命？你們一個一個來動手，這是森林的章程，也就是我的權利。」

這時候，會裏的空氣很寂靜，很久沒有什麼動作。沒有一隻豺狼，敢於單身去把阿克拉殺死。於是，西爾甘吼道：「呸！我們對這個沒牙齒的蠢東西，還管他做什麼？他是註定了要死的！現在要解決的事情，就是那小人兒，他已經活得太長久了。自由的人們，他自始就是我的食物。把他給我吧。我等候這個愚蠢的人狼很久了。他已經擾亂森林十年了。把小人兒給我吧，否則，我要常

常在這裏打獵，不給你們分一根骨頭。他是一個人，一個人的小孩，我痛恨他，恨得他人骨呢！」

於是，有一大半豺狼，叫道：「一個人！一個人！一個人和我們在一起做什麼？讓他到他自己的地方去吧。」

「把他放回去，使全村的人們都來反對我們嗎？」西爾甘嚷道。「不；把他給我吧。他是一個人，我們沒有一個能夠直視他的眼睛的。」

阿克拉重復舉頭，說道：「他已經吃了我們的食物。他曾經和我們睡在一起。他曾經爲我們打過獵。他也不曾犯過森林的章程。」

「再者，在他爲你們承認的時候，我曾經替他付出一隻牛的代價。一隻牛的價值是很小的，不過，巴希拉的榮譽，卻是值得他用戰爭去擁護的。」巴希拉用最和氣的聲音，說道。

「十年前付出的一隻牛！」羣狼咆哮道。「過去十年了的骨頭，我們管牠做什麼呢？」

「你們當時的諾言也丟開嗎？」巴希拉的唇下露出了白牙齒，說道。「你們配稱做自由的人們！」

「小人兒不能和森林裏的野獸，在一起生活。」西爾甘叫道。「把他給我吧！」

「他是我們的兄弟，只是血統不同罷了。」阿克拉繼續說道：「你們要把他殺死在這裏嗎！真的，我是活得太長久了。你們中間有些是吃牛羊的，還有些呢，卻是吃人的。我聽見說，你們受西爾甘的唆使，乘黑夜到鄉民的門檻邊，去捕捉小孩們。所以，我知道你們是些懦夫，我現在是對懦夫們說話。自然略，我是必須要死的，我的生命沒有什麼價值，或者，我也願拿我的生命，代替

小人兒一死。但是爲了狼羣的榮譽起見，我答應在死期到臨時，不露出一個牙齒來反抗你們，只要你們讓小人兒回到他自己的地方。我願意不戰而死。那至少可以救狼羣裏的三條性命。我所做的只有這麼一點。如果你們願意的話，那末，我能替你們洗除屠殺無辜兄弟的羞恥。——這個兄弟，本來是依照森林的章程，承認他加入了狼羣的。」

「他是一個人——一個人——一個人呢！」羣狼咆哮道。於是，大半數豺狼，開始環聚在西爾甘的周圍，西爾甘的尾巴也開始搖起來了。

「現在，事情就在你的手裏了，」巴希拉對莫格里說道。「我們除了戰鬥以外沒有別的方法了。」

莫格里便挺直的站着——他兩手捧着火罐。然後，他伸出了手臂，對着會衆的面，張開他的嘴巴，噓了一口氣。他的心裏充滿了憤怒和懊惱，因爲豺



狼們總離不了豺狼的本性，在事前絕對不會把痛恨他的心思告訴了他。

「你們聽我說吧！」他叫道。「這隻狗的胡說，是用不着的。今天晚上，你們已經屢次對我說：我是一個人（其實，我本來願意終身做一隻狼，和你們在一起。）我覺得你們的話，是真的。所以，我再不把你們，叫做我的兄弟們，卻像人一樣，把你們叫做一羣狗。你們願做什麼，你們不願做什麼，都沒有資格來說。那事情讓我來解決。爲要使我們可以把事情看得更加明顯，所以我，這個人，已經拿來了一點紅花，是你們狗所怕的。」

接着，他把火罐子投到了地上，那紅炭便燒着一叢乾苔，而燃燒起來了。這時候，所有到會的野獸們，都在那跳躍的火焰前面，驚嚇得逃了回去。

莫格里又把枯樹枝插進火裏，那些小枝立即燃燒，爆烈起來。他把那燃燒着的樹枝，舉在頭上，在那些畏縮的豺狼中間，旋舞着。

「你做了主人了，」巴希拉低聲說道。「你救了阿克拉的性命。他永遠做了你的朋友。」

這兇猛的老豺狼，阿克拉從不請求人家饒赦他的性命，只用一種可憐的眼色，對莫格里看了看。莫格里這小孩赤身站在那裏，他那長而黑的頭髮，垂在肩上，在火光裏閃耀着。那燃燒着的樹枝，發出熊熊的光焰，把他的影子，照得一跳一動的。

「好極了！」莫格里說着，慢慢的注視着周圍。「我知道你們是些狗。我要從你們這裏，回到我自己的人們那裏去——如果他們是我自己的人們的話。森林不是我所住的地方了，我必須忘記你們的話語，以及和你們結朋友的事情。不過，我願比你們更加慈愛，因為我除血統外是你們的兄弟，所以我答應：當我回到人類中間做了人以後，決不把你們背賣給人類，好像你們

背賣了我一樣。」於是，他用腳踢着火，隨即，火花便飛起來了。

「在我們任何人和狼羣之間，都不許有戰爭，不過，在我走之前，還有一筆債，我須償付。」於是，他大步走到西爾甘那裏去。西爾甘坐在地上，很笨的對火光閃動着眼睛。他便抓住西爾甘腮邊的毛，把他擒住不放。巴希拉也不意的跟在他的後面。「起來，狗！」莫格里叫道。「在一個人說話的時候，起來吧，否則，我會燃燒你那件皮衣！」

西爾甘把耳朵放平，貼在頭上，他並且閉着眼睛，因為那燃燒着的樹枝，離他很近的緣故。

「這隻殺牛的野獸，說過：他要在會場裏殺死我，因為他不曾在我小的時候，殺死我的緣故。所以，在我們成了人的時候，我們就來打狗了。跛東西，你敢動動一根鬍鬚，我便拿這紅花，來塞進你的咽喉！」於是，他拿樹枝，打着西

爾甘的頭上。這老虎便驚嚇得嗚咽，啼哭起來。

「呸！燒傷的野貓——現在，走吧！不過，你要記得：當我下次來到會場岩嶺的時候，我一定把西爾甘的皮剝下，頂在我的頭上。還有，讓阿克拉，隨他的意思，自由生活下去。你們不能殺害他，因為殺害他不是我所願意的。並且，我不許你們久留在這裏。伸出你們的舌頭來，放漂亮些，不要做我所驅逐的狗吧。——於是乎！走吧！」

那樹枝頭上的火，燃燒得很猛烈；莫格里便拿着牠，向左右兩邊，成圓圈的舞動着。那些豺狼們，皮毛上都着了火，叫喊着，逃跑了。末了，只剩下阿克拉，巴希拉，以及站在莫格里這一邊的十來隻的豺狼。這時候，莫格里的心裏覺得有些傷心起來。從他有生以來，他是不曾傷心過的。他喘着氣，嗚咽起來，淚珠兒淌到了他的臉上。

「這是什麼東西？這是什麼東西？」他說道。「我不願意離開森林，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。巴希拉，我要死吧？」

「不是，小兄弟。那些只是人們常常流的眼淚啊。」巴希拉說道。「現在，我知道你是一個大人，不是一個小人兒了。真的，此後森林不是你所住的地方了。莫格里，讓牠們流吧。牠們只是些眼淚啊。」於是，莫格里坐了下來，哭泣起來，他的心兒好像要碎的樣子；從他有生以來，他還不曾哭泣過呢。

「現在，」他說道：「我要回到人們那裏去了。但是，首先我必須向我的母親去告別呢。」於是，他來到了母狼和公狼所住的洞裏，靠在她的身上，哭泣起來。同時，那四隻小狼，也叫喊得很可憐似的。

「你們不會忘記我吧？」莫格里說道。

「凡是我們能夠找到你的足跡時，決不會忘記你。」小狼們說道。「當

你長大成人的時候，請你到山腳來，我們要和你談話。我們在夜間，還要來到穀田裏，和你在一道遊玩呢。」

「不久就來吧！」公狼說道。「啊，聰明的小蛙，不久就再來吧！因為我們的母親和我，都老了呢。」

「不久就再來吧，」母狼說道。「我的赤身的小兒子啊。人類的小孩，聽吧，我愛你，比愛我的小狼們更厲害呢。」

「我一定會來的，」莫格里說道；「當我來的時候，我要把西爾甘的皮剝下來，放在會場岩嶺上面呢。不要忘記了我！告訴森林裏的朋友們，叫他們決不要忘記了我！」

天已經開始黎明了，莫格里獨自走下山坡，去會晤那些神祕的人類。

## 蟒蛇的勝利

這故事發生的時候，是在莫格里離開西奧尼山的狼羣之前，也就是在他報復老虎西爾甘之前。那正是巴羅教給他森林章程的時期。這隻大而老，莊嚴，櫻色的熊，有這樣一個聰明敏捷的學生，很是快樂。那些年輕的豺狼們，只隨他學習一些森林的章程，夠他們自己一羣應用就算了。他們學習着來背誦這獵食的祕訣，如：

「脚步要輕，沒有聲音；眼睛要銳利，能看見黑暗中的事物；耳朵要靈敏，能在巢裏聽見風聲，牙齒要雪白而快利。這些事情就是我們兄弟們的特點。但是，我們所恨的豺狼塔伯奎和希亞拉，卻沒有這些特點。」

他們只要能背誦上面的歌句，便跑開去了。但是，莫格里因為是個小兒，所以，學習得比他們更多。有時候，黑豹巴希拉會散步到森林裏，來看他所寵愛的人，在做什麼事情；在莫格里向巴羅，背誦日間功課的時候，他使用頭抵着樹，發生嗚嗚的聲音。莫格里這小孩很會爬樹，很會游泳，並且很會奔跑，對這三種本領都很熟練。於是，章程教員巴羅，便教他懂得樹林和水裏的章程。如：怎樣去辨認健全的樹枝，和腐敗的樹枝；在他爬樹，離地有五十呎高，碰着一巢野蜜蜂的時候，怎樣去對他們說客氣話；中午時候，他在樹枝裏鬧醒了蝙蝠孟格，要對他說些什麼話；在他跳下池沼之前，怎樣去警告那些水蛇。凡是森林裏的禽獸，都不喜歡吵鬧，一遇着擾亂他們的人，他們便馬上逃開去。

再者，莫格里還跟巴羅，學習越境獵食者的套話。這種套話必須高聲反



復的說着，直至聽到回答的時候爲止。無論什麼時候，凡是森林裏的野獸，在他自己的地域之外去獵食，他就要說這種套話。把牠翻譯起來，就是：「請許我在這裏獵食，因爲我飢餓了。」那回答的話，便是：「爲了食物，來打獵吧，但是，不要爲了娛樂。」

從上面的情形看來，你們可以知道：莫格里要用心學習很多的事情，不過，同一的事情要說到百次以上，他卻很覺得厭倦呢。有一天，莫格里被巴羅打了一次，發氣跑開了，巴羅便對巴希拉說道：「一個小人兒，總是一個小人兒咯，不過，他是要把森林所有的章程，都要學習的。」

「但是，要想想他是多麼小啊，」黑豹說道，他是很袒護莫格里的行爲的。「他那小小的頭腦，怎能裝得下，你那滔滔不絕的話語？」

「森林裏有什麼鳥獸太小了，不值得捕殺嗎？沒有的。這就是我要教他

那些事情的緣故，也就是在他忘記的時候，我要輕輕打他的緣故。」

「輕輕的！老鐵蹄子，你懂得什麼輕輕的？」巴希拉埋怨的說道。「今天，他的臉都被你輕輕的打傷了呢。噢！」

「他將來與其因了無知，而受到傷害，倒不如被我這個愛他的人，打得全身是傷，還好一點吧。」巴羅很誠懇的答道。「現在，我正在教他知道森林裏的術語。他懂得了這些術語，將來，就可以有鳥類，蛇類，和一切走獸——除了他自己的本羣以外——來保護他。他只要記得這些話，他就能得到森林裏一切鳥獸的保護。稍微打他一下，難道不值得吧？」

「好，那末就得注意你不去害死小人兒呢。他不是你磨腳爪的樹榦。但是，那些術語是什麼？我雖說不甚願意問牠，但很願意給牠一點幫助。」——  
巴希拉伸出了一隻腳爪，對他那鋼藍色，破鑿般的爪尖，自己讚美着——

「不過我仍舊願意知道那術語。」

「我要叫莫格里來，他會說那些術語——如果他願意的話。來，小兄弟！」

「我的頭像蜜蜂樹般的作響呢，」一種低而小的聲音，在他們的頭上發了出來，莫格里隨即從一顆樹跳了下來，很是發怒的樣子；在他落到地上的時候，又說道：「我是爲巴希拉下來的，不是爲你的，肥而老的巴羅啊！」

「那就是你對我說的話，」巴羅說道，不過，他有點傷心似的。「把我今天所教給你的，森林的術語，告訴給巴希拉吧。」

「對哪一類野獸說的術語？」莫格里說道，因爲他喜歡顯顯本領。「森林裏有許多種語言，我統統知道。」

「你知道一點點，但是不多呢。看啊，巴希拉，他們從來不感謝他們的老

師。簡直沒有一隻小豺狼，會回到巴羅這裏，來感謝他的教訓。把對遊獵者的話，說出來吧。——大學生。」

「我們是同血統的，你和我，」莫格里說道；這些遊獵者所用的話，他是用熊的聲音說出的。

「很好。現在，把對鳥類的話說出來吧。」

莫格里背誦着，並且，在話尾學着鳶的叫聲。

「現在，把對蛇類的話說出來吧。」巴希拉說道。

莫格里便發出一種難形容的蛇聲，來回答巴希拉。他用腳向後踢着，自己拍着手喝采。接着，他又跳到巴希拉的背上，向側邊坐着，用他的腳跟打在巴希拉的光澤的皮上，對巴羅做着很醜的鬼臉。

「那種樣子——那種樣子！那種樣子！那值得打一頓，受點傷呢。」櫻色的熊很溫

和的說道。「有一天，你會記得我的。」於是，他轉到一邊，對巴希拉說話：他怎樣從野象哈司那裏，去學術語略（原來那野象，是很知道這些事情的。）哈司怎樣把莫格里，帶到池沼裏，從一條水蛇學得蛇話略（因為巴羅不能發出蛇聲的。）他又說，莫格里現在當然很平安，可以免除森林裏一切意外的事情，因為既沒有蛇，鳥，也沒有野獸會傷害他的緣故。

「這樣，沒有一種東西，值得他害怕哩。」巴羅結束一句，拍着他那多毛的大肚子，顯出驕傲的樣子。

「不過，他自己的本族，卻是除外的。」巴希拉低聲的說道。接着，他對莫格里大聲說道：「小兄弟，當心我的肋骨！這樣跳上跳下做什麼？」

莫格里拉着巴希拉的肩毛，拿脚用力踢打着，想使巴希拉聽見他的話。在巴希拉和巴羅兩人，聽他說的時候，他便高聲叫道：「所以，我將有我自己

的一族，並且整天在樹枝裏面，去指揮他們。」

「這種蠢事有什麼意思，小夢想家啊？」巴希拉說道。

「是的，而且把樹枝和泥土，拋到老巴羅身上。」莫格里繼續說道。「他們已經答應我這樣啊！」

「呼！」巴羅叫了一聲，隨即用他的大腳爪，把莫格里從巴希拉的背上，抓了下來。莫格里被夾在那兩隻巨大的前腳中間時，他看出了熊在生氣呢。

「莫格里，」巴羅說道，「你已經和猴類談過話吧。」

莫格里對巴希拉看了看，看他是不是也在生氣。巴希拉的眼睛，像綠寶石一般的硬。

「你已經和猴類在一起混過。——那些灰色的猿猴——那些沒有章程的走獸——那些無所不吃的東西。你和他們混在一起，纔是大大的羞辱。」

呢。」

「當巴羅打傷我的頭的時候，莫格里仍舊坐在巴希拉的背上，說道，「我便跑開去。那些灰色的猿猴，從樹上跳了下來，對我表示着憐憫的意思。除了他們，再沒有別人來注意我呢。」他用着鼻聲，說出了這麼幾句話。

「猴類的憐憫！」巴羅嗤道。「他們如果有憐憫之心，那末，山溪的水也會靜止，夏天的太陽也會變冷了！後來呢，小人兒？」

「後來呢，後來呢，他們把果子和好東西給我吃，他們——他們用手臂，把我抱到樹頂上。他們還說：我是他們同血統的兄弟，只是我沒有尾巴罷了，有一天，我會做他們的領袖呢。」

「他們沒有領袖的，」巴希拉說道。「他們對你說謊。他們是常常說謊的。」

「他們是很和氣的，吩咐我以後再到他們這裏來。爲什麼不把我帶到猴類中間去呢？他們像我一樣，也是站在腳上的。他們不用硬的腳爪來打我。他們終日遊玩着。讓我起來吧！作惡的巴羅，讓我起來吧！我要再和他們在一起去遊玩。」

「聽我說吧，小人兒。」熊說道，他的聲音很大，像夏夜裏的雷聲一樣。「我已經把森林裏各種野獸的章程，統統教給了你——只是不曾把那生活在樹林裏的，猴類的章程教給你。其實，他們是沒有章程的。他們是些放逐的獸類。他們沒有自己的語言，他們所用的詞語，都是他們躲在樹枝上，偷聽學來的。他們的生活方法，和我們的不同。他們是沒有領袖的。他們也沒有記憶力。他們是森林裏，一羣做大事的，偉大的人民，他們這樣驕誇着，空談着，假裝着；但是，一隻果子落了下來，都能使他們發笑，忘記一切的事情。我們這些



森林裏的人，是和他們沒有往來的。我們不在猴子喝過水的地方，去喝水；我們也不到猴子所到過的地方；我們也不在他們獵食的地方，去獵食；我們也不死在他們死過的地方。一直到今天，我還說他們是蠢東西，你不曾聽見吧？」

「錯了，」莫格里悄悄的說道。因為巴羅的話說完之後，森林裏又恢復了很寂靜的空氣。

「森林裏的人民，都不說到他們，也不想到他們。他們太多，太可惡，太骯髒，太不知道羞恥；他們要求森林裏的人民，去注意他們。即使他們把果子和污物，拋到我們的頭上，我們也不去注意他們呢。」

在他剛剛說完話的時候，便有一陣果子和小枝，從樹林裏打了下來；有一種咳嗽聲，叫喊聲，和怒跳的聲音，從那高高的空間稀稀的樹枝中間，發了

出來，他們可以聽見。

「猴類是被禁止的，」巴羅說道，「禁止他們和森林裏的人民往來。記着吧。」

「被禁止的，」巴希拉說道；「但是，我仍舊想：巴羅應該警告過你，不要和他們來往。」

「我——我？我怎樣猜得出，他會和這樣骯髒的東西，去遊玩呢？猴類！哼！」

這時候，又是一陣果子和小枝，拋了下來，打在他們的頭上。於是，豹和熊便帶了莫格里，趕快走開。巴羅所說關於猴子的事情，完全是真的。他們是棲息在樹頂上的，是難得被人看見的野獸，所以，他們沒有機會，去和森林裏的野獸相遇。不過，那些猴子們找到了一隻害病的豺狼，或是一隻受傷的老虎。

或熊，那末，他們就會去打擾他，把些小枝和果子，拋到他的身上，開開玩笑，和藉此引起他去注意他們。他們還會叫喊着，唱着一些無意義的歌，並且，請森林裏的野獸爬到他們的樹上，去和他們打仗。或者，他們會無故的，自己打着猛烈的仗，把那些打死的猴子拋下來，讓森林裏的野獸去看。

他們常常是將要有他們自己的領袖，章程，和習慣，可是，他們從來不會實在有。因為他們的記憶力很壞，隔日的事情都不能記得的緣故。所以，他們遇到事情，都用這句話來敷衍，就是：「猴類現在想到的事，森林裏的野獸要到後來才會想到。」這種話使他們得到很大的安慰。沒有一隻野獸，能夠到他們那裏去，但是，在另一方面說來，沒有一隻野獸，會去注意他們。所以，他們看見莫格里，來和他們一起遊玩，又聽見巴羅發怒的聲音，他們便大大的快樂起來。

他們並想不到別的什麼——他們是絲毫沒有意思的。但是他們中間有一個，卻發明了一種自認爲偉大的念頭。他對所有別的猴子說：莫格里留在他們族裏，將是一個有用的人，因爲他能把枝條編織成巢穴起來遮蔽風雨；如果他們捉了他來，就可以使他去教他們做。自然，莫格里因爲是樵夫的兒子，所以遺傳了樵夫的各種本能。他常常不假思索的，用那些落下來的樹枝來做一個小茅屋。猴類在樹林裏觀看着，覺得他這種遊戲，是很奇怪的。這時候，他們說着：他們真的將要有一個領袖，好使他們變成森林裏最聰明的獸類——聰明得使每隻別的野獸，都要注意他們，嫉妬他們。所以，他們悄悄的穿過森林，跟着巴羅，巴希拉，和莫格里。到了後來，莫格里因爲很慚愧他自己的行爲，便躺在豹和熊的中間，來睡着午覺，他決心再不去理睬那些猴子。於是，猴子們便乘機，把莫格里搶到樹上來了。

等到莫格里醒來的時候，他覺得他的兩腿和兩臂上面，有些堅硬的小  
手捉住他，又覺得有許多樹枝挨擦他的臉，於是，他從擺動的樹枝中間，往下  
注視着。這時候，巴羅用他沈重的聲音叫喊着，簡直把那靜寂的森林，都喊醒  
了；巴希拉呢，卻露出牙齒，跳上樹幹來。那些猴子卻凱旋似的叫喊着，趕快爬  
到巴希拉不敢來追的，高處的樹枝上。他們這樣得意的叫道：「他注意到我  
們了！巴希拉注意到我們了！所有森林裏的野獸，都稱讚我們的本領和智慧  
呢。」

於是，他們開始他們的飛躍了，猴類在樹林中間飛躍的情形，沒有人能  
描寫出來。他們有一定的道路，和橫路，不論上山下山，離地都有五十呎到七  
十呎，甚至一百呎之高；必要時，他們在夜間，也能在那些道路上行走呢。兩隻  
最強壯的猴子，把莫格里擒住在他們的臂下，帶着他在樹頂上跳躍着，一跳

要跳二十呎之遠。如果他們單獨行走的話，他們能行走得兩倍的迅速，但是，這小孩的重量，卻阻住了他們，使他們不能行走得那樣快。莫格里雖然弄得病了，暈了，可是他仍舊禁不住欣賞他們飛躍的本領；不過他瞥見下方的地面相隔很遠，不免使他吃驚，而且他們來到道路末梢時，竟從空中跳躍過去，更使他提心吊膽。守衛他的兩隻猴子，會得把他帶着，飛躍到樹頂上，只覺得那些頂端的，細細的樹枝，被他們的重量壓得往下彎曲，搖擺不定，吱吱的作響。猴子們於是咳嗽了一聲，叫喊了一聲，挾着他急急的向空中跳出去，隨即用他們的手腳，攀住了第二顆樹的樹幹。有時候，他能望見整片寂靜的綠色森林，望得很廣遠，如同一個坐在船桅頂上的人，望見那遼闊的海面一樣，隨後，樹枝和樹葉會得掠過他的面孔，他和他的兩個護兵向下降落，差不多要降落到地面。這樣，跳躍着，搖蕩着，呼嘯着，叫喊着，這全族的猴子簇擁着他們

的俘虜莫格里，在樹林道路上馳騁而前。

有時候，莫格里生怕被拋下來，於是他就發怒起來，但是知道掙扎並無益處，於是，他開始思索着逃走的方法。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要給巴羅和巴希拉送個信去，因為他知道：他和猴子們來到了這裏，他的朋友們落在他的後面總很遠了。他知道：往下看是沒有用的，因為他只能看見那些樹枝的頂梢。於是，他往上面注視着，在那遠遠的蔚藍的天空，看見了鳶鳥琪爾，在那裏迴旋的飛着，偵察森林裏的死動物。琪爾看見猴子們挾帶着一件東西，向下飛低了幾百碼，去看看他們的東西，可不可以做他的好食品。他看見了莫格里被猴子們拖到樹頂上的情景，不覺吃驚得叫起來。他聽見莫格里這樣叫着：「我們是同血統的，你和我。」不料那些波動着的樹枝，把小孩遮蔽起來了，於是，琪爾飛到第二顆樹，還來得及看見那櫻色的面孔重復顯露出來。

「記着我的足跡吧，」莫格里喊道。「去告訴西奧尼山的巴羅，和會場岩嶺的巴希拉吧。」

「兄弟，用什麼名字去告訴他們呢？」琪爾雖說聽見說過莫格里，但是，從來不曾見過他。

「小蛙，莫格里。小人兒，他們叫我！記着我的足——跡吧！」

這最後的一句話，是莫格里被拋到空中時尖叫出來的。琪爾點點頭，飛了上去，飛得很高很高，看去只有一點灰塵那般大小；於是，他懸空在那裏，用他那望遠鏡似的眼睛，來觀看猴子們簇擁莫格里往前的樹頂的擺動情景。

「他們決不會走遠的，」他笑了一聲，說道。「他們從來不做預定的事情。他們常常想着做新鮮的事情，這就是猴子的特性。如果我的眼光不錯，這一次，他們正是給他們自己找煩惱。因為巴羅並不是一個黃口小兒，巴希拉



呢，據我所知道，也不僅能殺山羊呢。」

於是，他繼續鼓動着翅膀，把兩隻腳縮在身子下面，在那裏等待着。

同時，巴羅和巴希拉，很是忿怒和憂愁。巴希拉是從來不曾爬過樹的，也爬起樹來，但是，那些細樹枝被他的重量所壓斷，他滑跌下來，滿爪抓着樹皮。

「你爲什麼不警告小人兒呢？」他對可憐的巴羅，咆哮的說道。巴羅這時候正在急急的奔走着，希望能追上猴子們。「如果你不警告他，即使把他打得半死，又有什麼用呢？」

「快走！快走！我們——我們還可以捉着他們的！」巴羅喘氣的說道。

「像你跑得那樣慢！就是一隻受了傷的牛，也不會跑得疲倦呢。你這個章程教師——打小孩的人啊——像你那樣滾來滾去，滾上一哩路，就會把你累死。安靜的坐下來想想吧！想出一個計劃來。現在不是追趕的時候。如果

我們追得太逼近，他們會把他拋下來的。」

「啊啦！嘿！他們馱他馱得疲倦了，也許早已把他拋下來了。誰能相信他們猴子呢？把死蝙蝠放在我頭上！把黑骨頭給我吃！把我拖到野蜜蜂的窠裏去，讓他們把我螫死，然後把我和希亞拉埋在一起吧，因為我是一隻最可憐的熊啊！啊啦啦！瓦嘿，啊，莫格里，莫格里！爲什麼我只知道打你的頭，而不知道警告你，不要和猴類來往呢？我也許已經把他這一天所學的功課都打出去了，從此他會得孤獨的留在森林裏，再也記不得術語哩。」

巴羅把兩隻前腳握在耳朵上，哭泣着滾來滾去。

「不久以前，他對我說的一切術語，都沒有錯。」巴希拉性急的說道。「巴羅，你這種樣子，既得不到人家的紀念，也得不到尊敬呢。如果我黑豹，把自己捲縮起來，叫喊着，像蠓緒伊寇一樣，那末，森林裏的野獸將要以爲怎樣

啊？」

「我還管森林裏的野獸，以爲怎樣嗎？他現在怕被猴子弄死了呢。」

「我卻不替小人兒害怕，除非他們把他從樹枝上拋下來，當做遊戲，或者他們懶去照管他，把他殺死。但是，他是聰明的，而且受過好的訓練，此外，還有一雙使野獸害怕的眼睛。不過，（而且這是一種大壞處，）他是在猴類的掌握之中，而他們因爲住在樹林裏，對我們任何野獸都不害怕。」巴希拉 舐着一隻前腳，顯出思索的樣子。

「我是蠢東西啊，我是一個肥胖的，櫻色的，挖樹根的蠢東西。」巴羅跳 了跳，把身子伸開，說道。「野象哈司的話，說得的確不錯：『各種野獸，都有他所怕的敵人；』他們猴子呢，卻害怕那岩石間的蟒蛇，叫做卡亞的。他像他們一樣，能夠爬樹。他在夜間，便去偷捕小猴子們。只要輕輕的說出他的名字，就

可以使他們害怕，連尾巴都要變冷呢。讓我們到卡亞那裏去吧。」

「他會替我們做什麼事呢？他是沒有腳的動物，又不是我們的同類——並且，他有一雙最可惡的眼睛。」巴希拉說道。

「他是很老練的，並且很奸猾的。除此之外，他還常常感到飢餓。」巴羅有希望似的說道。「許他很多山羊吧。」

「他吃了一次之後，便要睡一個足月。現在，他也許在睡覺，即使他醒來了，如果他寧願自己去捕殺山羊，那又怎樣辦呢？」巴希拉不很明瞭卡亞的實情，自然免不掉懷疑。

「既是那樣情形，那末，老獵夫啊，你和我一道去看他，我們會使他聽從我們的話的。」巴羅對着豹的身上，擦了擦他那衰老的櫻色的肩。於是，他們出發去找尋蟒蛇卡亞。

他們找到了他。這時候，他把身子伸放在一個暖和的岩棚上，曝曬着午後的陽光，讚美着他那好看的新衣，因為他最近休息了十天，蛻換了他的皮。現在，他是很美麗的——他把那三十呎長的身體，捲成奇怪的圓結節和曲線，把他那巨大的，有着鈍鼻子的頭，伸到地上來，並且不住的舐着嘴唇，想望他的午餐。

「他不曾吃過東西呢。」巴羅一看見那櫻黃色的，斑駁美麗的蛇皮，便發出寬慰的喉聲，說道。「巴希拉，當心！在他換過皮之後，他常常有點瞎眼的，並且攻擊人家是很快的。」

卡亞並不是一條毒蛇——實際上，他倒很看不起毒蛇，認他們作懦夫——但是，他的緊抱有很大的氣力，如果他用自己的身體把一個東西捲住了，那就沒有話可說了。「祝你打獵順利！」巴羅用他的後部坐着，叫道。卡亞像

和他同類的一切蛇一樣，是有些耳聾的，所以在起初聽不見呼喚他的聲音。於是，他把身體捲曲起來，預備着來應付什麼事變，至於他的頭呢，卻低垂着的。

「祝我們大家打獵順利！」他答道。「喔呵，巴羅，你到這裏來做什麼？巴希拉啊，祝你打獵順利。我們中間至少有一個，需要食物呢。有什麼正在進行的，打獵的消息吧？現在，有一隻母鹿呢，或者有一隻小鹿呢？我的肚子空得像枯井一樣。」

「我們正在獵食呢。」巴羅隨意說道。他知道：你必不可催促卡亞的。因為他是太大了。

「准許我和你們一道走吧。」卡亞說道。「或多或少的一次攻擊就成功，對你——巴希拉，或者巴羅——是算不了什麼的，但是我——我卻要在

樹林路中，等候了幾天，爬了半夜，才有捕捉一隻小猿的機會。哼！那些樹枝，簡直不是我年輕時的樣子。他們都是些枯幹敗枝呢。」

「也許是你的體重對這件事有些關係吧。」巴羅說道。

「我有很長的身體——很長的身體。」卡亞帶着一點驕傲，說道。「但是，對於那一切，卻是這顆新樹的過錯。我上次捕獵時，幾乎要掉下來——的確是幾乎如此——而且，因為我不曾用尾巴捲住樹，我那滑跌下來的聲音就把那些猴子驚醒了。他們把最壞的名字稱呼我。」

「沒有脚的，黃色的蠕蟲，」巴希拉低聲說道，他好像要追想起一些名字的樣子。

「嚟嚟！他們曾經把我叫做那種名字嗎？」卡亞說道。

「這就是那一類的名字，是他們在上個月，叫給我們聽的，不過，我們絕

對不去注意他們。他們還說出許多事情——甚至於說：你已經落掉了滿口牙齒，不敢去和一隻小羊會面，因為你畏懼山羊的角的緣故。（這些猴子，他們是真的沒有羞恥呢。）——巴希拉說得很甜蜜的樣子。

一條蛇，尤其是像卡亞這樣老練的蛇，是很少表示怒意的。但是，巴羅和巴希拉，能夠看出卡亞咽喉兩旁的，食管的肌肉，都氣得脹出來了。

「猴子們已經變換了他們的地盤。」他沈靜的說道。「今天，我走上來曝曬太陽的時候，我聽見他們在樹頂上叫喊着。」

「那——那就是我們現在所追趕的猴子。」巴羅說道。但是他的話阻塞在喉內，因為在他的記憶中，這是第一次有一個森林中的野獸，自己承認留心猴子的行動。

「你們兩個野獸領袖，來追趕那些猴子，一定是因了什麼大事情哩。」



卡亞充滿着好奇心，便這樣客氣的答道。

「真的，」巴羅開始說道：「我不過是老而蠢的，西奧尼地方小豺狼的章程教師罷了。這位巴希拉呢——」

「是巴希拉吧，」黑豹說道，隨後他閉了他的嘴，因為他是不相信謙虛的。「卡亞，事情是這樣的。那些偷果子，採櫻葉的東西，偷走了我們的小人兒。至於這小人兒，你也許聽見說過的。」

「我從蠔豬伊寇那裏，聽到了一些消息：他說有一個人樣的東西，加入了狼羣，我不相信。伊寇滿口都是聽得一半而且講得很壞的故事。」

「可是，那消息是真的。他是一個得未曾有的小人兒。」巴羅說道。「他是小人兒中，最好，最聰明，最勇敢的——是我自己的學生，他將來會使我巴羅這個名字，傳揚於各處森林呢。再者，我——我們——是愛他的，卡亞啊。」

「特噉噉！特噉噉！」卡亞把頭搖來搖去，說道：「我也懂得愛是什麼。有許多關於這類的故事，我能說出來。」

「說那些故事，必需在一清朗的夜晚，不過，要在我們吃飽了的時候。」巴希拉很快的說道：「現在，我們的小人兒，是在猴子的掌握中，我們知道：在一切森林的野獸中，他們只怕卡亞一人。」

「他們只怕我一人。他們是有緣故的。」卡亞說道：「饒舌，愚蠢，虛誇——虛誇，愚蠢，饒舌，就是那些猴子的特性。可是，一個人樣的東西，落在他們的手裏，不是好事情。他們摘果子摘倦了，就把果子拋下來。他們背一枝樹枝，背了半天，好像拿牠做什麼大用的樣子，但是，隨後他們又把那樹枝，折成兩段。那個人樣的東西，是不會得到好待遇的。他們又把我叫做——『黃魚』。可不是嗎？」

「蟲——蟲——蚯蚓」巴希拉說道「還有別的東西現在我爲了可羞不能說了。」

「我們必須警戒他們對主人說話有禮貌。啊啊啊——嚙嚙！我們必須幫助他們的浮薄的記憶力。現在，他們帶了小孩，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

「只有森林知道吧。我相信，他們是向落日的那一方面去的。」巴羅說道：「我們曾經想，你會知道的，卡亞啊。」

「我<sup>？</sup>怎會知道呢？我是在他們來到我的路上時，捕捉他們的，但是，我並不去獵捕猴子，或蛙蟲——或者去捕捉水洞上的綠色的浮水蟲。」

「上面，上面！上面，上面！唏囉！依囉！依囉！西奧尼山狼羣裏的巴羅，向上面看吧！」

巴羅向上面一看，看那聲音從什麼地方發出，只見鷺鳥琪爾，正向下面

飛來。他那翅膀的背面，被陽光照射得光亮奪目。這時候是琪爾快要睡覺的時候了，他已經飛遍了森林的上空，來找尋熊的踪跡，卻被濃密的樹葉，遮住了他的視線，使他看不見熊在什麼地方。

「什麼事？」巴羅說道。

「我看見過莫格里在那些猴子中間。他吩咐我來告訴你。我在那裏看守了一會。猴子們已經把他帶到離江很遠的，猴城那裏——就是所謂的冷巢那裏。他們也許在那裏停留一夜，十夜，或一個鐘頭。我已經吩咐過蝙蝠，要他們在黑夜裏去看守。那就是我的消息。祝你們地上的各位，打獵順利！」

「琪爾，祝你吃得飽，睡得熟。」巴希拉叫道。「在我下次捕殺野獸的時候，我會記得你的，會單單給你留下一個頭，啊，最好的鳶鳥！」

「沒有什麼。沒有什麼。那小孩還記得術語呢。我不能多盡力了。」於是，

琪爾再向上盤旋，飛到他的巢穴去了。

「他還不會忘記用他的舌頭呢，」巴羅驕傲的笑了笑，說道。「想想看，這樣年幼的一個小孩，在他被拖過樹林的時候，還能記得對鳥說的術語呢！」

「那術語是你強迫他，牢牢記得的。」巴希拉說道。「但是，我也替他驕傲呢。現在，我們必須到冷巢那裏去。」

他們都知道那地方的所在，但是，森林裏的野獸卻很少到那裏去過。因為他們所謂的冷巢，是一個荒廢的古城，是被遺亡，被埋藏在森林裏的古城，野獸們是很少到那裏住的。只有野豬會到那裏去，但是，以打獵爲生的野獸們，卻不會到那裏去的。除野豬之外，就只有猴子肯住在那裏，凡是自尊的動物，沒有一個肯到那古城的附近去；除非在天旱的時候，那裏的半荒的池沼

和蓄水槽，還剩着一點水可以解渴。

「到那裏去，需要走半夜的旅行——還要快快的走，」巴希拉說道。同時，巴羅的臉色，看來很莊重似的。「我要盡力的快走，」他帶着不安的樣子，說道。

「我們不能等候你。巴羅，跟在我們的後面來吧。我們必須快步走——卡亞和我。」

「不管有沒有脚，我走起來，能夠趕上你們四隻腳的速度。」卡亞簡單的說道。巴羅努力快走了一會，但是他走累了，只得坐下來喘着氣，所以，他們把他丟在後面，讓他慢慢的走。巴希拉卻用豹的快步，急急向前走去。卡亞不說什麼話，只是像巴希拉一樣，竭力的快走，雖說他是一條蟒蛇，走起路來，卻能趕上巴希拉。他們來到了一條山溪，這時候，巴希拉便跑上前了。因為他是

用頭和前脚，跳過那溪水的，而卡亞呢，卻要游泳過去，不過，達到陸地上時，便趕上了巴希拉。

「以那放走我的破鎖爲證，」在薄暮的時候，巴希拉說道，「你倒不是走得慢的人！」

「我餓了，」卡亞說道。「此外，他們把我叫做有花斑的大蛙。」

「蟲——蚯蚓，全身黃色的蚯蚓。」

「都是一樣。讓我們走吧。」卡亞在地上爬行着，用他的眼睛選好了最近的路，然後走去。

冷巢裏的猴類，毫沒有想到莫格里的朋友們，會追上前去。他們已經把小孩帶到了那遺失的城裏，所以，在當時，他們人家都很快樂。莫格里從沒有看見過一個印度的城，這個城雖說是一堆破牆亂壁，但是，在他看來，卻是很

奇怪，很好看的。很久以前，有個國王把這城，建築在一個小山上。你們現在還能跟着那石路，走去探望；這石路可以引你們，到那荒廢的城門邊，那門上斷裂的木料，還被那鏽蝕的鉸鏈釘着，懸掛在那裏。樹木生長在城牆內外；城垛倒了下來，破敗了，城樓的窗洞裏，懸掛出一串串的蔓藤。

有一座沒有屋頂的宮殿，遺留在小山上面，那些院落和噴水池的大理石，都已經裂開了，變成了紅紅綠綠的顏色。從前國王養象的院落裏的磊石，也已經坍塌了，中間雜生着野草和小樹。你們站在宮殿那裏，能夠望見一列列沒有屋頂的破屋，好像一些填滿了黑色泥土的，空空的蜂巢一樣；還有那不成形的石堆，在從前是一尊神像，並且看得出，有四條路通到那地方；以及那街角的一些陷坑，在從前是公共水井的所在；又有那些廟宇的破碎的圓屋頂，在屋頂的兩旁，長着許多野無花果樹。



猴子們把這地方，叫做他們的城，並且挾此以輕視森林裏的野獸，因為他們是住在荒野的森林裏的緣故。他們簡直不知道，那些建築有什麼用處，也不知道去用牠們。他們只會成圓圈的，坐在國王會議廳的房間裏，搔着身上的蚤，假裝着是人類。他們或者在那些沒有屋頂的房屋裏，跑進跑出；並且把許多塊灰泥和舊磚，收集起來，堆在一個角落裏，但是，隨即忘記了那些東西的所在。他們並且打着架，哭叫着，鬧成一團糟；接着，又散開到國王花園的高臺，上上下的遊戲着。他們還在那裏，把那些薔薇樹和橘子樹搖動着，看着那些花果掉下來，當做遊戲。

他們還探檢宮殿裏的一切走廊和黑暗的隧道，以及幾百間的小黑屋，但是，他們隨即忘記了所見和未見的東西。於是，他們三五成羣的集在一起，互相訴說着：自己在做人類所做的事。他們還在池子裏喝水，把池水都弄得

污濁了，並且，在池子上面打着架。隨後，他們會成羣的跑着，並且叫道：「森林裏的野獸，沒有一個，能比得上猴子的聰明，良善，伶俐，強壯，和溫雅。」到了這時候，上面的那些事情，又會開始重復表演起來。他們這樣吵着，鬧着，直到他們厭煩這個城的時候，纔肯回到樹頂上去，希望森林裏的野獸，會去注意他們。

莫格里曾經受過森林章程的訓練，所以，對於這種生活，很不喜歡，並且也不理解。猴子們是在下午很晚的時候，把他拖到冷巢那裏去的。莫格里經過長時間的旅行之後，本要去睡覺，但是，他們卻不許他睡覺。他們手連着手，在他面前跳着舞，並且，唱着他們那愚蠢的歌。猴子們中間，有一個作了一篇演說，告訴他的同伴們，說着：莫格里的被擄，簡直在猴類的歷史上，創了一個新記錄。因為莫格里將要教他們，用樹枝和蘆梗，編織成一個房屋，以防禦風

雨和寒冷。莫格里拾了一些樹藤，開始一進一出的，編織着房屋，猴子們便照着他的樣子，試着來模倣。但是，幾分鐘之後，他們對於這事，便失了興趣；於是，他們開始拉起朋友們的尾巴來，或者四隻腳的跳上跳下，叫喊着不休。

「我想吃東西，」莫格里說道。「在這一帶森林裏，我算是一個陌生人。把食物給我吧，否則，請許我在這裏獵食。」

於是，有二三十隻猴子，跳了開去，給他去採果子和野木瓜；但是，他們走到路上，卻打起架來了，即使他們還剩下果子，但要帶回到原處去，不知要經過多少麻煩呢。莫格里很是悲痛，忿怒，並且很是飢餓，於是，他在空城裏面穿行，時時喊着遊獵者的歌詞，但沒有一個人回答他，所以，莫格里纔覺得，的確，他已經到了一個很壞的地方。「巴羅所說關於猴類的一切，都是真實的呢，」他自己想道。「他們沒有章程，沒有打獵的歌詞，也沒有領袖——什麼

都沒有，只有一些愚蠢的話語，和一些偷摘東西的小手。如果我餓死，或被殺死在這裏，那都是我自己的過錯。但是，我必須回到我自己的森林去。巴羅一定不會打我，不過，那比較跟着猴子去採玫瑰樹葉，要好得多了。」

莫格里剛剛走到城牆邊，那些猴子便把他拉了回來，說他不知道現在的快樂，並且，攔他幾下，叫他懂得他們的好處。他只好閉着牙齒，不說什麼話，跟着那些叫喊着猴子，到那水池上的高臺上面去。那個水池是紅砂石砌成的，裝着半池的雨水。那高臺的中央，有一間破敗的，白大理石的，消夏的房屋，這是給那一百年前死去的王后建築的。那房屋的圓屋頂，有一半已經陷落了，從前王后常走的從宮殿到這房間的地道，也被那陷落的磚塊塞住了。那些牆有着一排排大理石的窗格子——是一種美麗的，乳白色的凸花細工，上面鑲着瑪瑙，肉紅玉，碧玉，和琉璃。當月光從小山後面射來的時候，那些

窗格子被月光照得很光亮，把許多蔭影投在地面上，好像黑色天鵝絨的刺繡一樣。

莫格里雖則很是悲痛，想睡，和飢餓，但一聽到二十個猴子，一同開始向他稱揚他們自己多麼偉大，聰明，強壯，和溫雅，說他要離開他們，真是多麼愚笨的時候，他也忍不住笑了起來。「我們是偉大的。我們是自由的。我們是奇怪的。在整個森林裏，我們是最奇怪的獸物！我們都這樣說，所以，這一定是真實的。」他們喊道。「現在，你是一個新來的聽講人，能夠把我們的話，帶回到森林裏的野獸那裏去，會使他們將來注意我們的行爲，所以，我們要把我們自己最好的事情，告訴給你。」

莫格里沒有反對的表示，那些猴子千百成羣的，齊集在高臺上面，聽他們自己的那些演說家，褒獎着他們猴子的行爲。每當一個演說家，停口來歇

氣的時候，他們大家便在一塊呼道：「這話是真實的；我們大家都這樣說。」莫格里只好點點頭，閃閃眼；在他們問他一個問題的時候，他只好轉過頭來，說一聲「是的。」豺狼塔伯奎，一定已經咬過所有的這些猴子，他對自己說道：「現在，他們在發瘋呢。自然，這種行爲就是『第匯尼』，即是瘋狂。他們永遠不去睡覺麼？現在，有一塊雲走來了，要把那月亮蓋上呢。假如那是一塊够大的雲，我就可以乘黑暗的時候，跑了開去。不過，我是疲倦了。」

莫格里的兩個好朋友，站在城牆下面的荒溝裏，也在望着那同一的雲。那就是巴希拉和卡亞。他們很知道，去和一大羣的猴類打仗是很危險的，所以，他們不願意去冒那種危險，只好望着雲發愁。猴子們從來不敢單身去打仗，他們總是以一百個去打一個，而森林裏的野獸卻很少留心那種優勢。

「我要到西邊城牆那裏去，」卡亞低聲說道：「有那地面的斜坡相助，

我可以飛快的跑下來。他們決不會幾百隻的衝到我的背上來的，但是——」

「我知道，」巴希拉說道：「巴羅如果在這裏，那就好了；但是，我們必須盡力去幹。在那塊雲蓋着月亮的時候，我將去到高臺那裏。他們在那裏，舉行一種什麼會議，討論着小孩的問題呢。」

「祝你打勝仗！」卡亞殘忍的說道，隨即，滑行到西邊城牆那裏去了。可是，那裏的城牆，比起別處來，卻是最少損壞的，所以，這大蛇找到一條路爬上石牆去的時候，已經就誤時刻了。

這時候，雲已經把月亮藏了起來，莫格里正在驚奇着，有什麼事情會發生，隨即，他聽見了，巴希拉在高臺上面的輕輕的脚步聲。黑豹早已經跑上了臺坡，不會有一點聲音，正在猴子們的中間，左右兩邊的攻打着——他很知道，用口去咬他們，是很費時的。那些猴子成圓圈的，坐在莫格里的周圍，有五、

六十層之厚。他們看見巴希拉打來，便發出了一種驚嚇和忿怒的叫聲。巴希拉在那些滾着，踢着的猴子們身上前進，這時候，有一隻猴子叫道：「只有一個敵人在這裏！殺死他！殺吧！」於是，有一羣喧鬧着的猴子，衝到巴希拉的身上，咬着，抓着，撕着，推着。同時，有五、六隻猴子，捉住了莫格里，把他拖到消夏房屋的牆壁上面，隨即，把他推進了破屋頂的洞裏。一個生長於人類中間的小孩，從十五呎高跌下去，一定要跌傷得很厲害。但是，莫格里卻不然，因為他曾經有巴羅教給他跳躍的方法，所以他從上面落下去，便站到了腳上，沒有受了一點傷。

「就站在那裏吧，」猴子們叫道：「等到我們殺了你的朋友之後，我們會來和你遊玩的——只要下面的毒東西，不把你弄死。」

「我們是同血統的，你和我，」莫格里即刻說出了蛇類的術語。他能在



周圍的廢物裏，聽見沙沙和嚙嚙的聲音，於是，爲了可靠起見，他又把那術語說了一遍。

「這樣子！把我們的頭都要踏掉呢！」有六種低微的聲音，同時說道。（印度的荒墟，遲早總成爲蛇類的住所，這間古舊的消暑房屋，自然是毒蛇活動的所在。）「小兄弟，仍舊站在那裏吧，因爲你的腳會踏傷我們呢。」

莫格里於是靜靜的站在那裏，從窗格子裏窺視着，傾聽着黑豹周圍的喊殺聲——叫喚聲，喧鬧聲，鬪毆聲，以及巴希拉在猴子堆裏努力掙扎，所發出的粗大的嗥嗥聲。巴希拉自有生以來，這還是第一次打着這拼命的仗呢。

「巴羅一定就要到了；巴希拉決不會單身來的，」莫格里想道；於是，他大聲叫喊道：「巴希拉，到池子裏去。滾到水池裏去。滾下去，跳下去！跳到水裏去吧！」

巴希拉聽見了這叫喊，使他知道莫格里還安全，因此增加了新的勇氣。他一时一時的，拼命殺出一條血路，一壁靜靜的攻打着，一壁衝向水池來。這時候，巴羅的喊殺聲，忽從森林附近的破牆那裏，傳了出來。這老熊已經盡力跑了來，但是他還是來得遲了。「巴希拉」他叫道：「我到了這裏了。我爬來了！我趕快來！啊呼呵啦！石頭滑着我的脚呢！啊，最可惡的猴子，等我來吧！」於是，他喘着氣，爬上了高臺，他的身體隨即投進了那波浪般的猴子堆中間，而看不見了。但是他還是站穩了身子，伸出了前爪，抱住了許多猴子，很有規律的攻打起來，好像那汽船的划水輪打水一般。

莫格里聽見了一種震動和濺水的聲音，就知道巴希拉，已經殺出了一條路，到了水池邊，那些猴子是不能趕到那裏去的。黑豹躺在池子裏，恰恰把頭露出水面，喘着氣。同時，那些猴子站在紅石級上面，有三層之多，忿怒得上

下跳起來；如果他跑出來去幫助巴羅，那末，他們就預備從各方面衝過來攻擊他。這時候，巴希拉舉起他那滴着水的臉，絕望似的說着蛇類的術語——「你和我，我們都是同血統的」——以求保護；因為他相信，卡亞最後一定掉轉了尾巴，敗下陣去了。即使高臺邊上的，被猴子們壓得一半喘不過氣來的巴羅，聽見了黑豹求救的聲音，也會忍不住呵呵大笑起來呢。

這時候，卡亞還只爬到了西邊城牆上面，捲了一捲，就落到了下面的地上，簡直把城牆上的一塊大石頭，也掃落到溝裏去了。他不願失去了機會，把身子繞了兩繞，伸了兩伸，知道他那長身體的每一尺，都工作得很好。同時，巴羅和猴子們的戰爭繼續着，還有一部分猴子把巴希拉圍在池子裏，對他叫喊着。又有蝙蝠孟格，來來往往的飛着，把這大戰的消息，傳播到森林裏去。直到後來，連野象哈司也發出號聲，叫醒了散布各處的猴羣。他們都從樹林道

上奔跑而來，以援助冷巢地方的同類伴侶。於是戰爭的鬧聲，驚動了幾哩周圍的一切白天生活的鳥類。

這時候，卡亞快快的，一直來到了戰場，急急的開始攻擊。一條蟒蛇的戰術是：把他的頭，用全身的力氣和重量去衝擊。只要你們想想一枝鎗的厲害，想想一架撞牆車的厲害，想想一個自動的半噸重的鐵錘打去的厲害，那末，你們就可以想得到卡亞打仗的厲害了。一條四、五呎長的蟒蛇，對準人的胸膛打去，也能把他打倒在地下，你們知道，卡亞是有三十呎長的，他的本領當然要厲害得多了。他首先對準那羣圍着巴羅的猴子的中心去攻擊——閉着嘴不作聲的衝擊到他們的核心，僅僅這一擊就夠了，簡直用不到第二擊呢。那些猴子立即散開了，叫着——「卡亞！那是卡亞！逃跑吧！逃跑吧！」

原來每一代年長的猴子，都對小猴子們講着卡亞的故事，去威嚇他們

學好。他們說：卡亞那個黑夜竊賊，常常靜悄悄的爬到樹枝上，來偷捉那最強壯的猴子。他們又說：那個老卡亞常常把自己，假裝成一根枯樹枝，或一根枯樹樁，即使最聰明的猴子，也要受他的欺騙，被他捉去呢。卡亞是森林裏的猴子們，所畏懼的唯一的獸物。因為沒有一隻猴子，能知道他的權力之大小；也沒有一隻，敢於去看看他的臉；也沒有一隻，能夠從他的懷抱裏，逃出性命來。所以，那些猴子，一遇見了卡亞，便嚇得張口結舌，跑到房屋的牆上和頂上去了。巴羅這纔得救了性命，長長的呼了一口氣。他的毛要比巴希拉的，厚得多，但他在苦鬪中也已經受了劇痛。這時候，卡亞第一次張開嘴來，長長的叫喊了一聲，那些遠處的猴子，趕快躲到了冷巢的樹林裏，大家停留在那裏，以至把那些樹枝，也壓得彎曲，破裂起來。至於牆上和空房裏的那些猴子呢，也嚇得不敢出聲。這時候，城裏很是寂靜，莫格里聽見了巴希拉，搖着他那潮

溼的身子，走出了水池。於是喧鬧聲又起來了。那些猴子跳上牆壁的高處去；他們抱住在那尊大石像的項頸的周圍，而且當他們沿着城垛跳躍時，尖聲叫喊着。同時，莫格里在消夏的房屋裏面，快樂得手舞足蹈起來，把眼睛放在窗格子邊看着，在前齒縫間作鼻式的叫聲，表示着他的嘲笑和輕蔑。

「把小人兒救出那個陷窰吧；我是不能再做什麼事了。」巴希拉喘着氣，說道。「讓我們帶了小人兒，走吧。他們會再來攻打我們的。」

「他們不敢走動，要在我命令他們的時候，他們纔敢走動。你們就這樣子站在那裏吧！」卡亞說後，停了一停，這個城又寂靜了一會。「兄弟啊，可惜我不能早來，不過，我想我是聽見了你的叫喊的」——這是他對巴希拉所說的話。

「我——我是在打仗時叫喊過的，」巴希拉答道。「巴羅，你受了傷

嗎？」

「我斷不定他們已經把我撕成了一百條小傷痕沒有，」巴羅一隻腿向後面搖了搖，莊重的說道。「唔！我很痛。我想，卡亞啊，巴希拉和我的性命，都是虧了你援救的。」

「不要緊。小人兒在什麼地方呢？」

「在這裏，在一個陷穿裏面。我不能爬出來，」莫格里叫道。那破屋頂的曲線高出他的頭。

「把他帶走吧。他像孔雀馬奧一樣的跳舞着。他會壓壞我們的小蛇呢，」裏面的毒蛇說道。

「哈哈！」卡亞呵呵大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這個小人兒，他處處都有朋友呢。小人兒，站後面些；啊，毒蛇們，把你們藏起來吧。我要把那牆壁撞倒呢。」

卡亞小心的看了一會，在那大理石的花窗格子上面，找到了一個變色的裂口，表示出一個弱點的所在。他拿頭輕輕的拍了兩三下，來估定了距離，然後，把他身子的上部舉起來，離地有六呎之高，用着十足的半打馬力，把鼻子向前，朝那牆壁裂口的地方，猛烈的打去。那牆壁隨即裂開了，灰塵瀰漫的倒了下來。莫格里便從那裂口跳了出來，站在巴羅和巴希拉的中間——用一隻手臂纏繞在他們每個的項頸上。

「你受了傷嗎？」巴羅很溫柔的抱着他，說道。

「我疼痛，飢餓，而且受了不少的傷。但是，啊，我的兄弟們，他們把你們打得很辛苦啊！你們流了血呢。」

「人家也流了血呢，」巴羅說後，舐着嘴脣，望着高臺上面和水池周圍的，那些戰死的猴子。



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啊，我所寵愛的小娃，只要你平安就是了！」巴羅嗚咽的說道。

「對那一層我們將來再去判斷吧，」巴希拉用着莫格里不很歡喜的乾枯的聲音，說道：「但是卡亞在這裏，我們虧了他來助戰，而你的性命，也是虧了他救出的。莫格里，照我們的風俗謝謝他吧。」

莫格里轉過頭來，看見那條蟒蛇的大頭，高出他自己的頭一呎，左右擺動着。

「就是這小人兒了，」卡亞說道。「他的皮膚很是柔軟，他和猴子倒也不是怎樣不像呢。在我換上新皮的晚上，小人兒，你要留心我不把你誤認做一隻猴子才好。」

「我們是同血統的，你和我，」莫格里答道。「今天晚上，我的性命是你

救出的啊，卡亞，要是你餓了，我就把獵到的食物，送給你吃，我的食物就等於你的一樣。」

「小兄弟，謝謝你，」卡亞雖說在閃動着眼睛，還這樣說道：「這樣勇敢的一個獵人，可以獵捕什麼東西呢？我有一個要求，就是在他下次跑到遠處去的時候，我可以跟在後面。」

「我不會獵捕什麼東西，——我是太小了，——但是，我能趕逐山羊，向着那些能夠受用他們的同伴那裏來。在你飢餓時，到我這裏來，看看我所說的，是不是真話。我有點本領在這兩個東西上面（說到這裏，他伸出了兩隻手，）倘使你落到一個陷窠裏面，我可以來救你，報答你，巴希拉和巴羅，在這裏所給我的恩惠。我的主人們，祝你們大家打獵順利！」

「說得很好，」巴羅看見莫格里，已經好好的道過謝，便大聲說着。蟒蛇

落下他的頭，輕輕的在莫格里的肩上擱了一會兒。「一個多麼勇敢的心，一個多麼有禮的口舌啊！」他說道：「小人兒，他們將把你帶着，在森林裏走很遠的路。不過，現在，和你的朋友們，快些走去吧。月兒落下去了，走去睡覺吧；沒有月光，對你是不便利的，你會知道。」

月兒向小山後面落了下去，那一隊顫抖着的猴子，集合在一起，站在城牆和城垛的上面，看去好像什麼物件的，凹凸不齊的邊緣一樣。巴羅走到水池邊去喝水，巴希拉呢，開始整理着他身上的毛。這時候，卡亞便溜到那高臺的中央去了。他響了一聲，很快的閉上了他的嘴巴，使那些猴子，都去看着他。「月兒落下去了，」他說道：「還有光使你們看見吧？」

一種哭泣的聲音，從城牆那邊傳了過來，這聲音聽起來，好像樹頂上的風聲一樣。「啊，卡亞，我們看得見。」

「很好。現在，開始跳舞吧——跳一跳卡亞式的飢餓舞。靜靜的坐在那裏，看着我跳吧。」

於是，他把身子轉了兩三轉，轉成了一個大圓圈，把他的頭左右搖擺着。然後，他開始把身子，捲成了八個小環；隨即又把小環，變成了一些柔軟的三角形；隨即又變成了四方形，五邊形，和盤繞的山岡形。他絕不休息的變着那些花樣，慢慢的變着，並且絕不間斷的唱着嚟嚟的謠曲。天色漸漸變得黑暗了，到了後來，那拖曳着，變換着，盤繞着的蟒蛇，便瞧不見了，但是，他們還能聽見，那鱗甲沙沙的響聲。

巴羅和巴希拉，站在那裏不動，像石頭一樣，在他們的喉嚨裏狹狹作響，他們的頸毛都豎了起來。莫格里在那裏很驚奇的看着。

「猴子們，」卡亞的聲音，最後說道：「你們沒有我的命令，敢動手動脚

嗎？說吧！」

「啊，卡亞，我們沒有你的命令，不敢動手動腳！」

「好！你們大家向我走近一步吧。」

於是，那一隊隊的猴子，只得向前走去。巴羅和巴希拉也和他們一道，向前走了一步。

「再走近些！」卡亞說道，他們大家又再向前移動。

莫格里把兩隻手，放在巴羅和巴希拉的身上，要他們走開，這兩隻大野獸方才動身出發，好像從夢裏驚醒一般。

「把你的手抓住我的肩上吧，」巴希拉低聲說道。「把手抓住那裏，否則，我一定回去——一定回到卡亞那裏去呢。啊，啊！」

「這是老卡亞在泥土上繞着圓圈呢，」莫格里說道：「讓我們走吧。」

於是，他們三個穿過城牆的缺口，走向森林裏去。

「呼呖！」巴羅重復走到那靜靜的樹林下面，說道：「我再不能和卡亞，結成聯盟了。」他說後，搖動着他的身子。

「他知道得比我們多呢。」巴希拉顫抖着，說道：「如果我留在那裏的話，一會兒，我就會誤走到他的喉嚨裏去呢。」

「在月兒重復起來之前，有許多獸物，會從那條路上經過。」巴羅說道：「他會獵到很多獸物——照他自己的方式。」

「但是，那樣盤繞着，有什麼意思呢？」莫格里全不知道蟒蛇迷惑的本領，纔這樣說道：「我看起來，他不過是一條大蛇，在那裏盤繞着愚蠢的圓圈，一直盤繞到天黑的時候。而且他的鼻子又是很痛呢。哈哈！」

「莫格里，」巴希拉帶怒說道：「他的鼻子，是爲了你的事情纔吃痛的，

正像我的耳朵，腰身，和腳爪，以及巴羅的項頸和兩肩，爲了你的緣故挨打一樣。巴羅和巴希拉，此後將有許多天，不能高高興興的去打獵了。」

「那不要緊，」巴羅說道：「我們已經搶回了小人兒。」

「這是真話。不過，他耗費了我們很多時間，拿這時間，我們可以打一次好好的獵。他使我們受了很多的傷，犧牲了很多的毛——我的背上的毛，拔去了一半，——而且還犧牲了榮譽。因爲莫格里，你要記得：我黑豹爲了你，被迫的去求卡亞的援助；而且巴羅和我，看了那飢餓舞，都變癡得像小鳥一樣。小人兒，這一切都是因了你和猴子遊戲的緣故，纔發生的。」

「真的；那是真的，」莫格里悲愁的說道：「我是一個很壞的小人兒，我的肚子在憂愁着呢。」

「嘿！巴羅，依森林的章程，應該怎樣處罰他呢？」

巴羅不願意使莫格里受到更多麻煩，但是，他又不能違反章程，所以，只好含糊的說道：「憂愁是不能免掉處罰的。不過，要記着，巴希拉啊，他是很小呢。」

「我記得的。不過，他已經做了壞事，現在，必定要受體罰。莫格里，你有什么話說？」

「我沒有話說。我做錯了。巴羅和你，是爲我受了傷。這是公正的話。」

巴希拉把他輕輕的打了六下；從一隻豹的眼光看來，這六下簡直不會弄醒他自己的一隻小豹，但是，對於一個七歲的小孩，這六下可就成爲你們希望免除的一種嚴厲的體罰了。事情過後，莫格里打了一個噴嚏，不說一句話的，站了起來。

「現在，」巴希拉說道：「小兄弟，跳到我的背上來，我們要回家了。」



森林章程的一個優點，是能以處罰去消除一切怨恨。以後不會再有什麼噲噲。

莫格里把頭貼伏在巴希拉的背上，睡得很酣，直至他到了洞裏，被放在母狼的身邊，他還不會醒來呢。

## 捕虎

現在，我們必須回到第一個故事去。莫格里在會場岩嶺和狼羣打了仗之後，便離開了狼洞，走下山來，到農夫們所住的田野裏去。但是，他不敢在那裏停留，因為那裏離森林太近，而且他在會場至少已經結下了一個壞仇人。所以，他快快的行走，在那通往下面山谷的荒路上走着；他緩步向前進行，走了大約二十哩的路，纔來到他所不知道的一個鄉村。在山谷的前面，便是一個大平原，上面點綴着許多岩嶺，和許多狹谷。平原的一頭，有一個小小的鄉村，另一頭卻是那濃密的森林，這森林往下延長到牧場上，停止在那裏，好像是被鋤頭切斷一般。平原上遍地有牛羊等在吃着草；那些牧童看見了莫格

里，都叫喊着，跑了開去，那些梭巡於印度鄉村的黃狗，也對他吠叫着。莫格里感到飢餓，向前進行着；他走到了鄉村的門口，看見那在黃昏時候拖放在門前的大刺木，於是把牠推在一邊。

「啊呼！」他說道，因為他在覓食的夜行中，像這樣的障礙物，不止經過了一處。「這裏的人們，也怕森林裏的野獸吧。」他在門邊坐了下來。後來有一個人走了出來，他便站起身來，張開他的嘴巴，用手指着，表示要吃東西的意思。那人看見了他，很是吃驚，便轉身跑到鄉村的街道上，去喊牧師。那牧師是個高大肥胖的人，穿着白衣，額上有一個紅黃色的標記。牧師走到門口來，跟他來的至少有一百人，他們都驚奇着，談講着，指着莫格里，叫喊着。

「這些人們，都沒有好樣子，」莫格里對自己說道：「只有灰色猿猴的舉動，和他們相像呢。」所以，他把他的長頭髮，往後攏了一下，對衆人蹙着雙

眉。

「有什麼可怕呢？」牧師說道：「看他手臂上和腿上的記號吧。牠是豺狼咬的癍痕。他不過是從森林跑出的，一個狼孩子呢。」

原來，那些小狼在和莫格里遊戲的時候，常常無心的，把他咬得很厲害，以致他的手臂上和腿上，到處都留着白色的癍痕。不過，他卻不願說，這是咬傷的癍痕，因為他知道這種友愛的咬，是和真的咬不同的。

「啊呀！啊呀！」兩三個女人，在一起說道：「可憐的小孩，是被豺狼咬傷的啊！他是一個漂亮的男孩子。他的眼睛像紅火一樣。麥沙亞，我可以打賭，他和你那個被老虎捉去的孩子，並非不像呢。」

「讓我看，」一個手腕和踝骨套着大銅圈的女人，說道：「她把一隻手掌遮在眼睛上，察看着莫格里。」的確，他不是的。他瘦一些，不過他像我的孩

子呢。」

牧師是個聰明的人，他知道麥沙亞是這地方最富的鄉人的妻。所以，他朝天上看了一會，莊嚴的說道：「森林取去的東西，森林卻又把牠送還了。把這孩子帶到你的屋裏去，我的姊妹啊。不要忘記尊敬我這個富有的人生經驗的牧師吧。」

「以那贖我性命的牛作證，」莫格里對自己說道：「這一切談話真像是給狼羣再觀看一回呢！好，如果我是一個人，那末，我一定會變做一個人。」

那女人招呼莫格里到她的茅屋裏去，衆人便散了開去。茅屋裏面，有一張紅漆的床臺；臺上放着一隻泥土的大穀箱，上面刻着奇怪的凸形花紋。還有六隻銅鍋，一個印度神像放在一間小房裏面；牆上放着一面真鏡，這種鏡是鄉村市集上有得賣的。

她給他吃了一餐牛乳和麵包，然後，她把手放在他的頭上，看着他的眼睛；因為她想：他也許真的是她那被老虎捉去的兒子，從森林裏回來的。所以，她說道：「勒梭，啊，勒梭！」莫格里並不表示他知道這名字。「我給你新鞋的那天，你還記得吧？」她摸摸他的腳，那腳幾乎堅硬得像角一樣。「不對，」她憂愁的說道：「那雙腳從來不曾穿過鞋呢。不過，你是很像我的勒梭，你就做我的兒子吧。」

莫格里住在這裏不安，因為他從來不曾在房屋裏住過。但他看看那茅草的屋頂，覺得他能把他隨時扯掉，如果他要逃走的話，並且，他看見那窗戶，是沒有鐵扭的。「如果他不懂得人的話語，做一個人有什麼好處呢？」他後來對自己說道：「現在，我變得愚蠢啞口，好像一個人初到森林裏來，和我們住在一起一樣。我必須學習他們的話語。」

當他和豺狼住在一起的時候，他常常模倣羚羊的挑戰，和小野豬的叫聲，那倒是有意義的事情，不是爲着好玩的。因此，麥沙亞發出一個字音來，莫格里便會模倣得很像，在天黑之前，他就學好了茅屋裏許多東西的名字。

莫格里在睡的時候，感到一種困難，因爲那間像捕豹陷穽的茅屋，他是不願意睡在那下面的。他們關了屋門，他便從窗戶中跳了出去。「讓他自由行動吧，」麥沙亞的丈夫說道：「要記得他直到現在都不曾在床上睡過覺。如果他真的是被遣來替代我們的兒子的，那末，他是不會跑開的。」

於是，莫格里把身子躺在田邊的，乾淨的長草裏面。但是，在他還未閉眼睡去以前，便有一個柔輦的灰色鼻子，出現在他的頷下。

「呸！」灰哥哥（母狼的大兒子）說道：「我找你找了二十哩路，只得

到這種可憐的報酬。你的氣息裏，含有樹烟氣和牛羊氣——一切都已經變



「小兄弟，醒來吧，我帶來了消息呢。」



成一個人樣子了。小兄弟，醒來吧；我帶來了消息呢。」

「森林裏大家都好嗎？」莫格里抱着他，說道。

「大家都好，只有那些被紅花燒傷的豺狼，是例外。現在，聽吧。西爾甘已經走開，到很遠的地方打獵去了。因為他燒傷得很厲害，所以，要等到他的毛復原，纔回來。當他回來的時候，他發誓要把你的骨頭，放在魏加崗河裏。」

「關於那一件事，還有異議。我也立下了一個小願。不過，消息總是好的。今天晚上，我覺得疲倦——因為做了些新的事情，很是疲倦，灰哥哥啊——但是，常常帶些消息給我吧。」

「你不會忘記你是一隻豺狼吧？人們不會使你忘記吧？」灰哥哥焦急的說道。

「絕對不會。我將常常記得：我愛你，並且愛我們洞裏一切的人。不過，我

也將常常記得我是已經爲狼羣所拋棄了的。」

「你也會爲另一族所拋棄呢。小兄弟啊，人們僅僅是人們，他們的言語，像池沼裏的蛙鳴一樣。下次我到這裏來的時候，我會在牧場邊的竹林裏等候你。」

從那天晚上起，有了三個月，莫格里不曾離開鄉村的門；他學習着人們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，非常忙碌。第一，他須得穿起一件衣服，圍在他身上，使他很覺得討厭；其次，他須得學習銀錢的事情，這是他一點也不了解的；他還得學習耕種的事情，這是他看不出用處的。再者，鄉村裏的小孩們，又使得他很發怒。幸虧森林的章程，已經教過他，不可發脾氣，因爲在森林裏，生命和食物都靠你的不發脾氣得來。但是，當着他們爲了他不肯遊戲或放紙鳶，或者爲了他拼錯了字音，就來譏笑他的時候，卻只有這種知識——即是去殺

死沒有保護的小孩子，不是好漢的行爲——止住了他，不把他們抓起來，折作兩段。

他一點也不知道他自己的氣力。在森林裏的時候，他知道和野獸比較起來，氣力是很薄弱的；但是他到了鄉村裏，人們都說：他的氣力像牛一般大呢。

而且莫格里也一點不會知道，人與人之間有什麼階級的差別。一個陶工的驢子，滑進了泥坑裏面的時候，莫格里便捉住了驢子的尾巴，把牠拖了出來，並且幫助陶工把陶器堆好，讓他去趕甘希瓦拉的市場。這件事情是很駭人的，因為那陶工是個下等階級的人，他的驢子更是下等。牧師爲了這事責罵他的時候，莫格里威嚇他，要把他也放在驢子背上。牧師跑去對麥沙亞的丈夫說：最好即刻派工作給莫格里做。於是，鄉村的頭腦對莫格里說：第二

天，他就得牽着牛羣出去，照管牠們去吃草。這樣一來，簡直沒有人有莫格里那般快樂。因為他被派定，做鄉村裏的一個僕人了，所以，在那天晚上，他便跑了出去，跑到一團人那裏。那些人每天晚上，都聚在大無花果樹下的石臺上面，相會的。他們在那裏舉行鄉村談話會。有鄉村的頭腦和看門人，有理髮師（他是熟悉鄉村閒話的人），還有鄉村的獵人，老布第奧，是個有寶塔槍的。他們齊聚在那裏，吸着烟。有些猴子坐在上面樹枝上，叫喊着。那石臺下面，有一個洞，裏面住着一條毒蛇，這條蛇是很神聖的，人們每天晚上，送上一碟牛乳給他吃。那些老人坐在樹的周圍，一壁談講着，一壁拿出大水烟管，吸着烟。一直到深夜。他們講着神人，和鬼的怪事。布第奧還講着森林裏野獸生活的更怪的故事，以致那些坐在圈子外的小孩聽得害怕起來，眼睛都凸出在眶外。他們所談的，大半是獸物的故事，因為他們的門外，常常就是森林的緣故。

鹿和野豬常常跑來，掘取他們的穀物；人們可以在鄉村門口時常看見，老虎在薄暮時把人捉了去。

莫格里自然懂得他們所談的一些事情，只好把臉遮起來免得他們看見他在笑着；而布第奧卻把寶塔槍擱在他的膝上，還在繼續談着怪事，弄得莫格里搖了搖他的肩部。

布第奧解說着：那捉去麥沙亞兒子的老虎，是一隻鬼老虎；有一個可惡的，老的，放債人的鬼魂，附在那老虎的身上，至於那放債人，是在幾年前死了的。「我知道這事情是真的，」他說道：「原來那放債人布蘭達斯，是個跛腳，那是在他的賬簿被燒的時候，他的腳在混亂中被打跛了的。我所說的那隻老虎，也是個跛腳，因為他的四個腳跡是不相稱的。」

「真的，真的；那一定是真的，」那灰鬍子的人，點頭說道。



『這些事情，都是空談和夢話吧？』莫格里說道。

「這些事情，都是空談和夢話吧？」莫格里說道：「那隻老虎的跛腳，是生成的，這是人人都知道的。至於說到那放債人的鬼魂，附在一隻野獸身上，一隻還不及豺狼勇敢的野獸身上，這簡直是小孩說的話。」

布第奧聽了莫格里的話，吃驚了一會，說不出話，那頭腦也驚奇起來。

「啊哈！這個是森林裏的小子，不是嗎？」布第奧說道：「如果你是聰明的，那末，你最好把那老虎的皮，帶到甘希瓦拉去；因為政府已經出了一百塊錢的獎賞，來買他的命。還有在你尊長說話的時候，你最好不要多嘴。」

莫格里站起身來，走了開去。「我坐在這裏，聽了整夜的話，」他轉過頭來，說道：「而布第奧除了一兩次以外，關於他屋門前森林裏的事，沒有說過一句真話。那麼，他說，他看見過神怪和鬼魂，這些話我怎會相信呢？」

「現在是孩子去看牛的時候了，」頭腦說道。這時候，布第奧因了莫格

里的魯莽，氣得鼓鼻，喘息起來。

大半印度鄉村的風俗，是由少數的男孩，在清晨，把牛羣帶出去吃草，在晚上把牠們趕回來。這些會把一個白種人踏死的牛，自願給那些不及牛鼻高的小牧童，痛打着，欺凌着，叫喊着。這些男孩子，凡是和牛羣在一起的時候，他們是安全的，因為即使老虎也不敢進攻牛羣。不過，如果他們走開去採花，或去捉蜥蜴，那末，他們有時候是會被老虎銜走的。莫格里騎在大牛拉馬的背上，在黎明時，便走過鄉村的街道，去放牛。那些石藍色的水牛，生着牠們那向後掃的長角和野蠻的眼睛，一隻一隻的，走出牛欄來，跟在他的後面。莫格里對那些跟在他一道的孩子們，說他是個頭腦。他拿一根光滑的長竹棍，打着那些水牛；他對一個叫做甘雅的孩子說着：在他同着水牛前去的時候，可以讓牠們自己去吃草，不過，要很小心，不可離開牛羣。



印度的牧場，是充滿着岩嶺，樹林，草叢，和小峽谷的，那些牛羣便分佈，隱伏在牠們的中間。水牛通常都喜歡到池沼和有水泥的地方去，牠們躺在那熱泥裏面，打着滾，或者曬着太陽，度過許多時間。莫格里卻把牠們趕上到平原的邊上，在那裏魏加崗河從森林裏流了出來。於是，他從拉馬的頸子上跳了下來，走到了一個竹林裏，在那裏找到了灰哥哥。「嚶，」灰哥哥說道：「我已經在這裏等候了許多天呢。你這種看牛的工作，是什麼意思啊？」

「那是人家命令我做的，」莫格里說道：「我做一個鄉村的看牛人，是一時的。有什麼關於西爾甘的消息嗎？」

「他已經回到了這個鄉村，在這裏等候你很久了。不過，現在，他又跑開去了，因為在這裏不容易獵食的緣故。但是，他還是要殺你呢。」

「很好，」莫格里說道：「在他走開的時候，你或是你們四兄弟中任何

一個，就坐在那岩嶺上面，以便我走出鄉村的時候，能看見你。在他回來的時候，你就到山峽裏，在那平原中央的金紅花樹旁，等候我吧。我們不要走進了西爾甘的嘴裏。」

於是，莫格里找到了一塊陰影的地方，便躺下來睡覺，那些水牛就在他的周圍，吃着草。在印度看牛，可說是世界上，一件最懶散的事情。那些牛一壁行走，一壁吃草；走疲倦了，便躺下來，躺疲倦了，又去行走，牠們並不叫喊。牠們只是低吟着，至於那些水牛，是很少叫喊的，只是一隻一隻的，躺在泥水中，把牠們的身子沈在污泥裏面，只讓牠們的鼻子，和磁藍色的眼睛，露在泥水的上面，牠們躺在那裏，好像木頭一樣。

太陽照射得很熱，好像把那些岩石，都照射得跳動的樣子。那些牧童聽見了一隻鳶鳥（決不會再多）在頭上很高的天空尖叫着。他們知道：如果

他們死了，或者一隻牛死了，那隻鳶鳥會飛下來吃他們；那幾哩路外的另一隻鳶鳥，會看見他飛下，而跟着飛來，從此一隻又一隻的跟着飛來，差不多在他們未死之前，就會有幾十隻飢餓的鳶鳥，從各處飛了出來。鳶聲過去以後，他們睡覺，睡過了醒來，醒來了又睡覺；或者編織着枯草的小籃，捉些蚱蜢放在裏面；或者捉來兩隻螳螂，使他們打架；或者採些紅色黑色的野果，來穿成一條領帶；或者看着一隻蜥蜴在岩石上，曬太陽，看着一條蛇在牛打滾的泥水邊，捉青蛙。

隨後，他們唱着那很長很長的歌，他們在歌的末尾，總是唱出一種奇怪的，鄉土的顫聲。日子在他們看來，好像是很長，比多數人畢生的時間還長呢。他們或者堆成一個土堡，上面放着一些泥土做的人，馬，和水牛，又把蘆葦放在人的手裏，假裝他們自己是國王，把那些人像當做他們的軍隊，或者把他

們自己當做被崇拜的神。到了黃昏時候，那些孩子呼喚起來，於是，那些水牛便從黏膩的污泥裏，爬了起來，聲音像是連珠的槍炮聲一樣。他們大家跨過那灰暗色的平原，回到那燈光閃耀的鄉村去。

一天又一天的，莫格里領着那些水牛出去，到他們打滾的泥水裏去。一天又一天的，他總是在那平原一哩半遠的地方，看得見灰哥哥的背影。（這樣，他知道西爾甘還不會回來。）一天又一天的，他總是躺在草地上，聽着他周圍的聲響，並且幻想着先前在森林裏的老日子。如果西爾甘在魏加崗河邊的森林裏，用他那跛腳偷偷的行走，那末，莫格里在那長長的，寂靜的早晨，預先會得聽得見他的聲響呢。

後來有一天，莫格里在那指定的地方，沒有看見灰哥哥。於是，他笑了笑，把那些水牛領到金紅花樹旁的山峽裏來，他看見那金紅花樹上開滿了金紅

色的花兒。灰哥哥坐在那裏，他背上的每根毛都豎了起來。

「他已經躲藏了一個月，想使你不防備他。昨天晚上，他和塔伯奎越過了那山嶺，正忙着找尋你的足跡呢。」豺狼喘氣的說道。

莫格里蹙了蹙眉毛。「我並不害怕西爾甘，不過，塔伯奎是很奸猾的。」

「不要害怕吧，」灰哥哥舐了舐他的嘴唇，說道：「我在天明的時候，遇見了塔伯奎。現在，他正在對鳶鳥，說他所有的智慧，不過，在我弄斷他的脊骨之前，他告訴了我一切的事情。西爾甘的計策，就是今天晚上在鄉村門邊等候你——並不等候別人，專門等候你。現在，他正躺在魏加崗的，大的，乾的，山峽裏面。」

「他今天吃過東西嗎？還是不曾獵到食物呢？」莫格里說道，因為這種問話的答復，是和他的生死有關的。

「他在天明的時候，殺了一隻東西——一隻豬，——並且他也喝過水。要記得，西爾甘是絕不能斷食的，即使爲了報仇，也不能斷食。」

「啊！蠢東西，蠢東西！他真是一個孩子的孩子！吃過了東西，又喝過了水，他以為我會等他，一直等到他睡過以後！現在，他躺在什麼地方呢？只要我們有十個人，我們就可以在他躺着的時候，把他打下來。這些水牛，除非在他們嗅得他的氣味時，是不會向前突擊的，而且我又不能說他們的話語。我們能夠跟到他的蹤跡後面，使得他們嗅到他嗎？」

「他在魏加崗河上遠遠的游泳而下，來割斷這個蹤跡呢。」灰哥哥說道。

「我知道，是塔伯奎叫他那樣做的。他一個人絕對想不到那樣做。」莫格里站在那裏，把手指放在嘴裏，想着。「魏加崗的那個大山峽，那山峽在平

原上開放着，雖這裏不到半哩路。我能把牛羣趕過森林，到那山峽的頭上去，然後衝掃而下——但是，他會在山峽的腳下溜走的。我們必須把那一頭封鎖住。灰哥哥，你能替我把牛羣分成兩隊吧？」

「我或許不能——不過，我帶來了一個聰明的幫忙人。」灰哥哥說後，便走了開去，走進了一個洞裏。隨卽，從洞裏露出一個大的灰色的狼頭，是莫格里所熟識的。這時候，森林裏炎熱的空氣中，便充滿了最孤寂的叫喊聲——一隻豺狼在正午時打獵的嗥聲。

「阿克拉！阿克拉！莫格里拍手，說道：「我知道你不會忘記我的。我們有一件大事要做呢。阿克拉，請你把牛羣分成兩隊吧。把母牛和犢牛趕在一起，讓公牛和耕田的水牛另外在一起。」

於是，兩隻豺狼，成鍊狀的，在牛羣裏跑進跑出，那些牛噴了噴鼻子，舉起

他們的頭，便分開成兩隊了。母水牛站在一起，他們的犢牛就站在中央；他們用眼睛注視着，用前脚爬動着，只要有一隻豺狼站在那裏不動，他們就會衝下把他踏死。那些公牛呢，和小公牛站在另一一起，在那裏噴着鼻子，用脚踏踏着；雖說他們的樣子，看來更是威嚴，但是，因為他們沒有犢牛要保護，所以，實在是更不危險的。就是用六個人，也不能把牛羣分開得這樣乾淨呢。

「還有什麼命令吧？」阿克拉喘氣的說道：「他們想再聯攏去呢。」

莫格里跳上了拉馬的背。「阿克拉，把那些公牛趕到左邊去。灰哥哥，在我們去的時候，你就把那些母牛管束在一起，把他們趕到山峽的腳下去。」

「趕到多遠的地方呢？」灰哥哥喘着氣，切着齒，說道。

「把他們趕到，兩邊有西爾甘不能跳越的高坡的地方，」莫格里叫道：「把他們守住在那裏，等着我們下來。」當阿克拉叫吠着的時候，那些公牛



奔馳開去，灰哥哥便站在那些母牛的前面。他們向着他衝下，他恰恰在他們的前面奔跑着，跑到了山峽的腳邊，同時，阿克拉卻把那些公牛，趕到了左邊遠遠的地方。

「趕得好！再衝一下，他們就開始得很好了。現在，小心——小心啊，阿克拉。擒擊得太過了，那些公牛，將要衝鋒了。哈啊！這種工作，比較趕黑鹿要兇野得多呢。你想到過，這些獸物能跑得這般快嗎？」莫格里叫道。

「我從前也曾經——曾經獵過這些獸物呢。」阿克拉在灰塵中，喘氣的說道：「我要把他們趕到森林裏去吧？」

「噯，趕吧！快些趕他們走！拉馬怒得發了瘋呢。啊，但願我能對他說明，今天我需要他做的事，才好啊！」

這時候，那些公牛被趕向右邊來，跑進了濃密的樹林裏。那些在半哩路

外看牛的牧童，使用盡兩腿的力氣，急忙跑到鄉村去，大聲報告着：莫格里看管的牛發了瘋，逃走了。

但是，莫格里的計策，是很簡單的。他所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把牛列成一個大圓陣，趕到山峽的頭上來；然後把牛趕下山峽，用那些將西爾甘捉住在公牛和母牛的中間。原來，他知道：西爾甘在吃飽喝足之後，無論怎樣，是不能打仗的，也不能向山峽兩邊爬上去的。現在，他用語聲來撫慰那些牛；阿克拉遠遠的落在後方，只輕叫了一兩聲，催促着後方的援隊。他們所列的，是一個很長很長的圓陣，因為他們不願太走近了山峽，免得使西爾甘發覺。後來，莫格里把那些昏迷的牛，圈聚在山峽的頭上，那斜向山峽而下的，險峻的草地上面。你們站在那高地方，從那樹林頂上望過去，能俯視着下面的平原。可是，莫格里所察看的是那山峽的兩壁；他看見兩壁差不多都是壁直的陡拔而起，

所以，覺得非常滿意。至於崖壁上的一些蔓藤，也沒有立足處，可以使一隻老虎攀援着逃出去。

「阿克拉，讓那些牛呼吸吧。」他舉起一隻手，說道：「他們還不會嗅到他呢。讓他們呼吸吧。我必須告訴西爾甘，是誰來了。我們已經把他困在陷穿裏呢。」

於是，他把兩手放在嘴邊，朝山峽下面叫喊起來——好像是朝隧道叫喊一樣——那喊聲的回音，簡直響遍了山峽裏的岩石。

很久以後，才有一種帶着睡音的，懶散的老虎聲音，回了過來。那是一隻吃飽，睡醒的老虎的叫聲。

「誰叫喊的？」西爾甘說道。這時候，有一隻美麗的孔雀，尖叫着從山峽裏，飛了起來。

「是我，莫格里。偷牛羊的賊子，現在，是到會場岩嶺的時候了！下去——快些把他們趕下去，阿克拉！下去，拉馬，下去！」

那些牛在草坡邊上，停止了片刻。阿克拉便用那打獵的聲音，叫喊了一下，於是，牠們一隻跟一隻的，衝上前去，恰像飛駛的輪船一樣，石頭和沙子都在他們的周圍，飛騰起來。牠們一經開始衝馳，就沒有停止的勢子。而且在他們衝到山峽的峽底之前，拉馬就嗅到了西爾甘的氣味，大聲叫喊起來了。

「嘿！嘿！」莫格里在拉馬的背上，說道：「現在，你知道了！」只見一大陣黑沈沈的牛角，噴白沫的牛鼻子，和圓睜着的牛眼睛，衝向山峽下面來，好像大水時候的漂石一樣。那些較弱的水羊，被擠到山峽的兩邊，扯開蔓藤，穿行過去。他們知道了當前的任務——向前的猛攻，牛羣的這種猛攻，就是老虎，也抵敵不住。西爾甘聽見了他們那轟轟的蹄聲，便站了起來，拖腳不動的樣

子，走下山峽去，望着兩邊，想找出逃走的路來。但是，那山峽的兩壁，是壁直的，而且他在吃飽喝足之後，身體又很笨重，絕對不願意作戰。牛羣衝過了他剛剛離開的池沼，大聲吶喊着，震動了狹窄的峽谷。莫格里聽見一種回答的喊聲，從山峽的脚下傳了過來，他看見西爾甘轉了身（原來，這老虎知道，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，最好去和那些公牛接戰，比較和那些帶着犢牛的母牛去接戰，要好得多。）這時候，拉馬已跳躍着，搖擺着，奔上前來，在一些柔輦的東西上面跑着；那些公牛便跟隨在他的後面，跑來加入了別的牛羣裏面；同時，那些較弱的水牛，也因了大家一齊的攻擊，舉起腳跑來，加入戰線。那兩隊牛，都用他們的角衝擊着，噴着鼻子，踏着蹄子，向平原這邊殺來。莫格里看見時機到了，便從拉馬的頸上跳了下來，拿着棍子，在他的兩邊指揮着。

「快些，阿克拉！把他們分開。把他們散開，否則，他們就會互相攻打。把他

們趕開，阿克拉，嘿！拉馬！嘿！我的孩子們。現在放溫和一些，放溫和一些！事情已經完了。」

阿克拉和灰哥哥跑來跑去，咬着那些水牛的腿。牛羣雖則又起迴旋，再要衝上山峽裏去，但是，莫格里拉轉了拉馬，別的牛便都跟在他的後面，到他們打滾的泥水孔來。

西爾甘再也不需要牛羣來踐踏了。他已經被踏死了，那些鳶鳥早已飛來，打算來吃他呢。

「兄弟們，他死得像一隻狗，」莫格里說着，伸手去摸那套在頸子上的，裝在鞘裏的小刀，原來他現在是和人們在一起生活了。他繼續說道：「但是，他絕對不可表示出打過仗。他的皮應該完好的攤在會場岩嶺上。我們須得趕快着手工作。」

一個在人們中間教養的孩子，叫他一個人去剝一隻十呎長老虎的皮，他是簡直不曾夢想過的；但是，莫格里呢，卻比任何人還知道，一隻走獸的皮是怎樣長在身上的，要怎樣纔能把牠剝下來。不過，這是很費力的工作。莫格里用小刀割着，撕着，喉裏發聲着，工作了一小時之久。同時，兩隻豺狼垂下了舌頭，或者走上前來，聽他的吩咐，來幫助他拉着皮。

忽然，有一隻手，按在莫格的肩上，他往上面一看，便看見了布第奧背着那寶塔槍。原來，那些看牛的孩子，已經跑到鄉村，把水牛驚走的事情，告訴了人們。於是，布第奧帶着怒跑來，想糾正莫格里看牛不小心的過錯。那兩隻豺狼看見人走來，便躲了開去，不見了。

「幹這蠢事做什麼？」布第奧帶怒說道：「想想，你能剝一隻老虎的皮吧！那些水牛在什麼地方，把他殺死的？並且，這是跛脚老虎呢。他的頭可以換

到一百塊錢的獎金。好好，我們可以寬恕你讓牛羣跑開，而且我把虎皮拿到甘希瓦拉去時，或許可以給你獎金裏面的一塊錢。」於是，他把手伸到腰衣裏，摸出了火石和鋼條，彎下身子，來燒灼西爾甘的鬍子。原來，大多數土著獵人，常常燒灼老虎的鬍子，以避免牠的鬼魂來纏擾他們。

「哼！」莫格里一半自言自語的樣子，說道：一面剝着一隻前腳的皮。「你要把虎皮拿到甘希瓦拉去領獎，也許只給我一塊錢嗎？現在，我決定要這皮，自己有用。嘿！老東西，把那火拿開吧！」

「你對鄉村的獵人頭腦，竟說出這種不敬的話吧？你能殺死老虎，是靠你的幸運和你那些忠實的水牛，來幫助你的。這老虎是剛剛吃飽了的，所以你容易把他殺死，否則，他這時候早已跑了二十哩了。小乞兒啊，你是不能把牠的皮，剝得好好的；而且，我布第奧，竟然必須有人告訴他不要燒牠的鬍子。」



莫格里，我不願給你一個小錢的報酬，卻只給你一頓大打。放下死老虎走開吧！」

「用那贖我性命的牛作證，」莫格里正要剝老虎肩上的皮，說道：「難道我一定要留在這裏，和你這個老猴子空談，浪費整個午時嗎？阿克拉，到這裏來，這個人擾亂我呢。」

那彎身在西爾甘頭上的布第奧，即刻被一隻灰色豺狼，把他翻倒在草地上。阿克拉還用兩隻前腳，站在他的身上。這時候，莫格里繼續着去剝皮，他那態度，好像全印度只有他一個人的樣子。

「是——是的，」他咬着牙齒，說道：「布第奧，你說的話完全不錯。你絕對不給我一個小錢的報酬。在這隻跛脚老虎和我自己之間，有一個古老的鬪爭——一個很古老的鬪爭，而且——我已經得勝了。」



布第奧靜靜的躺着，時時望望莫格里，看他會不會變成一隻老虎。

平心而論，布第奧如果年紀輕了十歲的話，他在樹林裏遇見了阿克拉這豺狼，就要設法去對付他了。不過，這個孩子，竟和一隻吃人的老虎有私鬪；而這豹狼竟又聽從他的命令，這當然不是一隻普通的走獸。這是一種頂兇惡的妖術，布第奧這樣想着。而且，他懷疑着：他那套在頸上的符籙，不知道能不能保護他。他只好一點不動的躺在那裏，時時刻刻望望莫格里，看他會不會變成一隻老虎。

「君王啊！大王啊！」他後來用一種嘶啞的低聲，說道。

「是啊，」莫格里說道，他並不轉過頭來，只是稍稍笑了笑。

「我是一個老人。我只知你是個牧童，不知道你是個很有本領的孩子。我可以起來走開嗎？還是你的僕人要把我撕成幾塊呢？」

「去吧，和平的放你去吧。只是，下次不要干涉我的獵品。阿克拉，讓他去

吧。」

於是，布第奧蹙着腳，急忙跑到鄉村去；一面他還回轉頭來望望莫格里，看他會不會變成可怕的東西。他回到了鄉村，便把他所遇見的妖魔故事，告訴給人家聽。牧師聽了那些話，臉色變得很莊嚴。

莫格里呢，卻繼續着剥皮的工作。但是差不多到了薄暮時候，他和兩隻豺狼，纔把那張好看的大皮，從老虎身上剝了下來。

「現在，我們必須把這虎皮收藏起來，把那些水牛趕回去！阿克拉，幫助我來集合牠們吧。」

於是，他們在烟霧瀰漫的薄暮裏，把牛羣集合着，趕了回來。在他們行近鄉村的時候，莫格里看見了鄉村裏的燈光，聽見了寺院傳來的法螺聲和鐘聲。好像有半村的人，在村門邊等候他的樣子。「那是因為我殺死了西爾甘

的緣故，——他對自己說道。但是，隨即有一陣石子，嗚嗚的向他的耳邊打來，那些鄉人這樣呼道：「妖魔！豺狼的兒子！森林裏的鬼怪！滾開！趕快離開這裏，否則，牧師就會把你再變成一隻豺狼呢。開鎗打他，布第奧，開鎗打他！」

於是，那老寶塔槍碎的一聲放了出來，隨即，一隻小水牛就中了彈，叫了一聲死了。

——多麼大的妖法啊！——那些鄉人呼道：「他還能移轉子彈呢。布第奧，那打死的是你的水牛。」

「現在，這是什麼事情啊？」莫格里看見那石子愈打愈多，弄得迷惑起來，說道。

「你的這些兄弟們，他們和狼羣沒有什麼不同。」阿克拉泰然的坐下來，說道：「我覺得，如果他們的子彈是萬能的話，他們會把你趕出來呢。」

「豺狼！狼孩子！滾開吧！」牧師搖動着一枝小的聖樹，呼道。

「還有話說嗎？先前，因為我是個人，狼羣驅逐我。現在，因為我是隻豺狼，他們又驅逐我了。阿克拉，讓我們走吧。」

有一個女人——那是麥沙亞——跑到牛羣來，叫道：「啊，我的兒子，我的兒子！他們說：你是個妖魔，可以隨意把自己變成一隻野獸。我不相信，但是，你走開吧，否則，他們會殺你呢。」布第奧說：「你是個妖人，可是，我知道，你已經給我的兒子勒梭報了仇。」

「麥沙亞，回來！」衆人喊道：「回來，否則，我們要拿石子打你。」

莫格里的嘴巴被石子打了一下，他苦笑了一笑。「麥沙亞，跑回去吧。他們所說的是蠢話，是他們黃昏時候，在大樹下面所說的一種蠢話。我至少已經償了你兒子的命。再見吧。我會把牛羣趕回去，趕得比他們所拋的石子更

要快呢，你快些跑吧。麥沙亞，我不是妖人。再見吧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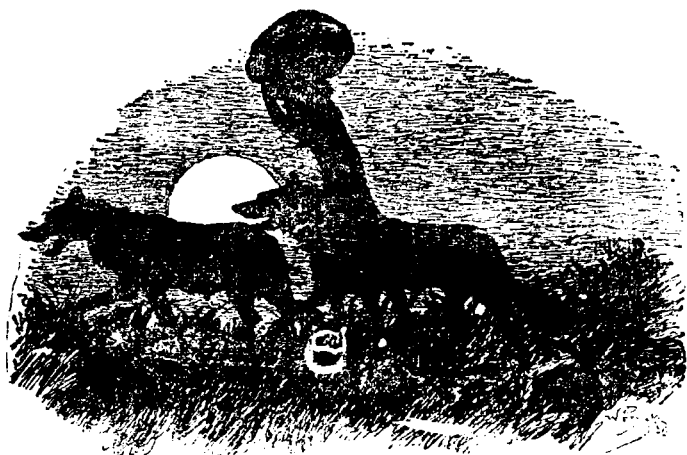
「現在，阿克拉，還要有一點事。」他叫道：「把牛羣趕進鄉村裏去。」

那些水牛很急切的要到鄉村去。他們不必阿克拉呼喚，便像旋風般的，衝過了村門，把衆人都分散在左右兩邊了。

「數一數吧！」莫格里嘲笑的叫道：「我也許偷了一隻牛呢。我再不給你們看牛了，數一數吧。那些人的孩子們，再見吧。替我謝謝麥沙亞吧，對她說，我不會帶着我的豺狼走進來，也不會在你們的街道上上下的來獵捕你們。」

於是，他轉了脚跟，和孤獨豺狼走開了。他望了望天空上的星星，覺得很快樂。「阿克拉，你再不會爲我受危險了。讓我們拿着西爾甘的皮，走開去吧。不；我們不要加害鄉村，因爲麥沙亞對我很好。」

當月兒升起在平原之上，把地面染上了一層乳白色的時候，那些驚駭的村人，看見莫格里帶着兩隻豺狼在後面，頭上負着一包東西，舉起豺狼式的快步走去，像火般快的走着長路。於是，他們敲着寺院裏的鐘，吹着法螺，敲吹得比平日高響得多呢。麥沙亞哭叫着。布第奧呢，卻誇說着他那森林冒險的故事；他敘說了很久，最後結束着說：阿克拉站在後腿上，



當月兒升起在平原之上的時候，村人們看見莫格里帶着兩隻豺狼，快步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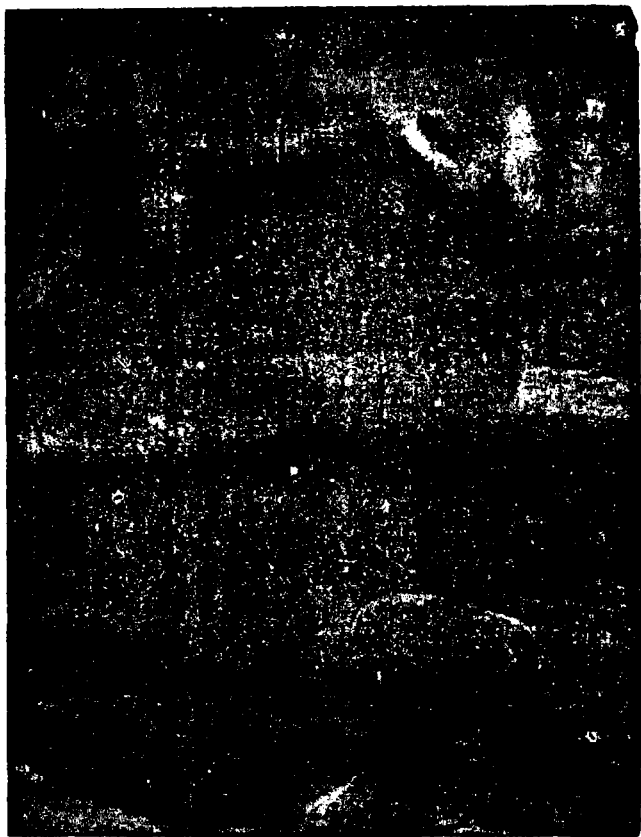
像人般的講着話。

在月兒剛剛下降的時候，莫格里和兩隻豺狼，便來到了會場岩嶺的山邊，停歇在母狼的洞裏。

「母親啊，他們已經把我趕出人羣了，」莫格里叫道：「但是，我帶着西爾甘的皮來了，算是實踐了我的話語。」母狼帶着小狼在後面，很強健的從洞裏走來，她看見了虎皮，眼睛裏便現出了快樂的光彩。

「那天，他把頭肩鑽進這個洞裏，來獵捕你的時候，我對他說過，小蛙啊——我對他說過，獵捕人家的，將來一定被人家獵捕呢。那事情做得好極了。」

「小兄弟啊，那事情做得好極了，」樹林裏面有一種深沈的聲音，說道：「我們在森林裏，沒有了你，都很寂寞呢。」原來，說這話的是巴希拉，他跑了



他們一道爬上了會場岩嶺，莫格里便把虎皮攤在平坦的岩石上面。

出來，站在莫格里的赤脚旁邊。他們一道爬上了會場岩嶺，莫格里便把虎皮攤在阿克拉常坐的平坦的岩石上面，並且用四根竹釘把牠釘住。於是，阿克拉躺在虎皮上面，對會場說着從前的老話：「看吧——好好的看吧，啊，豺狼們！」他說話的神氣，正像當年莫格里初到那裏的情景一樣。

自從阿克拉離職以來，狼羣就失去了領袖，隨他們自己的意思，去獵食，去打仗。不過，那些豺狼還是照例的，來回答那種口號。他們中間有些因了墮落陷穽，而變成了跛脚；有些因了鎗傷，而得到了脚病；有些因吃了壞食物，而得到了瘡病；還有許多都失散了。那些剩下來的豺狼，都來到了會場岩嶺；他們看見那展開在岩石上的，西爾甘的有斑紋的皮，那巨大的爪垂在空心的脚尖下面。這時候，莫格里便唱着一首無韻的歌，一首從他喉裏自然唱出的歌；他用着高聲，一壁唱着歌，一壁在虎皮上面，跳上跳下，拿他的脚跟打着拍

子，一直唱到氣喘的時候纔止。至於灰哥哥和阿克拉，卻在他唱歌的中間，吟哦着。

「啊，豺狼們，好好的看吧。我實踐了我的話語吧？」莫格里唱完了歌之後，說道。那些豺狼便叫道：「是啊。」隨卽，有一隻喜歡說話的豺狼，叫道：

「啊，阿克拉，再來領導我們吧。啊，小人兒，再來領導我們吧。我們討厭這種沒有紀律的生活了，我們願意再做自由的人民。」

「不，」巴希拉叫道：「那也許是做不到。在你們吃得飽的時候，你們也許還要發瘋呢。你們不好好的做法，是不配稱做自由的人民的。你們爲了自由去奮鬥，你們才可以得到自由。啊，豺狼們，聽我的勸告吧。」

「人羣和狼羣，都已經把我趕出來了，」莫格里說道：「現在，我要一個人在森林裏打獵了。」

「我們和你一道打獵去，」四隻小狼說道。

從那天以後，莫格里便走了開去，和四隻小狼去打獵。但是他並不是始終寂寞的，因為過了若干年以後，他長成了一個大人，並且結了婚。

不過，那是成人的故事了。

